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2n1432

無明慧經禪師語錄

(嗣法) 元賢重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432-A 壽昌和尚語錄序
  -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目次
  - 師初住峩峰語錄
    - 開堂
    - 上堂
    - 冬至上堂
    - 上堂
    - 小參
    - 示眾
    - 開田畢示眾
    - 歲夜示眾
  - 師次遷寶方語錄
    - 開堂
    - 上堂
    - 歲夜上堂
    - 浴佛上堂
    - 上堂
    - 臘八上堂
    - 除夕上堂
    - 上堂
    - 元旦上堂
    - 上堂
    - 上元小參
    - 小參
    - 茶話
    - 普說
    - 師到少林請示眾
  - 建陽董巖請結制語錄
    - 開堂
    - 結制上堂
    - 上堂
    - 解制上堂

- 小參
- 師到斗峰請陞座
- 師到書林僊亭庵請陞座
- 師三遷壽昌語錄
  - 開堂
  - 上堂
  - 浴佛上堂
  - 上堂
  - 觀音誕日上堂
  - 上堂
  - 因事上堂
  - 上堂
  - 歲夜上堂
  - 上堂
  - 臨終辭眾上堂
  - 小參
  - 歲夜小參
  - 小參
  - 臨終小參
  - 普說
- 拈古
- 頌古
- 裓峯問答
- 贊
  - 彌陀贊
  - 釋迦贊
  - 大士贊
  - 達磨贊
  - 仰山古梅禪師贊
  - 董巖雲陽禪師贊
  - 一菴禪人贊
  - 古心法師贊
  - 趙預齋居士贊(居士臨終落髮)
  - 自贊
  - 圓相贊
- 偈頌
  - 浴佛
  - 棒喝

- 閱馬祖語錄
- 掃師墖
- 作務
- 遊山
- 與來首座
- 來首座初字本然師為作頌
- 與少司馬璩三谷
- 與袁曦臺孝廉
- 與建陽傅震南刺史
- 與鄧工部六昂
- 答王太史(師妙年居山太史勉其參方師答以此偈)
- 與鄧徵君論宗乘
- 送僧行脚
- 與養冲朱明府
- 述悟
- 楞嚴徵心辯見
- 山居
- 自敘
- 和徧容和尚歸去偈
- 答劒峯庵主
- 與吳瞻南明府
- 大通頌
- 山居四首
- 咏風
- 咏月
- 山居
- 山行
- 誡嗜好
- 寶方勉眾
- 示禪人
- 示撫州二居士
- 示休那禪者
- 示元著關主
- 示少室禪者
- 示本如禪人
- 示涂如本孝廉
- 示元瑩禪人
- 示自明禪人

        - 示印江法師
        - 示悟空禪者
        - 示建陽傅居士
        - 示堂中眾禪者
        - 示西堂禪者
        - 示靈然禪者
        - 示黃元公茂才
        - 示元賢
        - 示明心禪者
        - 示恬然禪人
        - 示夜參僧
        - 董嚴勉眾
        - 勉曇首座
        - 勉袁太學
        - 除夜示眾
        - 徹宗禪人請益
        - 戢峯住山黃松溪居士請益
        - 警昏沉
        - 師在戢峯坐禪有感
        - 寄博山
        - 示黃子安茂才
        - 董巖夜坐偶成
        - 示禪人
    - 雜著
        - 禪人請法語
        - 念佛法要
        - 皮囊歌(寓河南公署作)
        - 七旬自慶文
    - No．1432-B 壽昌無明大師塔銘(有序)
    - No．1432-C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跋
    - No．1432-D
    - No．1432-E 壽昌語錄序
    - No．1432-F 題無明和尚真贊并引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32-A 壽昌和尚語錄序

昔世尊說三乘教網撈摝人天，末後拈花示眾，惟飲光尊者一人承當，如將金剛王寶劍遞與迦葉，葉便爾橫拈倒用，能殺能活，畢竟鋒芒不露，和匣收去。故善承當此道，只破顏微笑而已。嗣是累及西天東土諸祖相承，亦唯秉此金剛王截斷古今多少人命根，總是路見不平，拔劍相助。嗚呼！祖庭荒穢，法道陵替，此劍久瘞，此花誰拈？非有超越古今格量者，詎亦當此重任哉？壽昌大師道風壓古，剛骨擎天，妙得無師之慧，故垂示法語，天真自然。其展用自在，無硬力支排之說；其鋮線緜密，得偏圓綺互之妙。掀翻窠臼，脫盡廉纖。末法宗師善用金剛王劍者，非師其誰耶？故孝廉鄧君甞愛其作偈云：野師不啖人間食，十二巫峯得自緜。養就縱橫無礙力，崑崙翻轉作瀛洲。乃欣然謂曰：何期瀕老得飲醍醐，自非真參實悟，與佛祖命脉流通，從自己胸襟中流出，安得如此其醇至乎？昔靈源多喜演祖不詭隨、不淫陋，謂其天資合道，語嘿中度。今師與演祖異世同風，然其孤標道韻，卓然挺異，如萬仞憑虛，峯勢倒立；直心行事，如箭中鵠，正色凜然，無一毫媟慢之態。故住山五十餘白，足跡不履城隍，竿牘不近豪右，有大梅深隱之風。獨恨世無馬師，誰知其梅子熟且久也。師甞遊少林，登五臺，遇瑞峯師，一見而識，相與契合，深推重之。日惟隨眾作務，眾未及田，師已荷钁先至，雖櫛風沐雨，亦無勘意。歸則攝衣登座，為眾說法，信口而道，不落思議。衲子有好逞詞鋒、嗜文句者，每視師法語，如啜木札羹，無膾炙味，間以此議師。師亦甞笑此輩，如葉公怖真龍耳。試令與地藏同時，聞栽田博飣之語，亦必謂其無當於宗門玄旨矣。余竊謂師之法語，置於雪巖、高峯諸大老之間，亦不多讓，世有賞色，必然擊節。然師意貴在操履，力追古風，雖百丈、溈山，比肩何慙？其行業隱微，不可枚舉，茲述其大槩。孔子有云：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於行事。然則師之行解雙脩，雖質之先聖而何疑？師初住峩峯、寶方二蘭若，次遷壽昌。壽昌乃西竺禪師道場。西竺，崇仁產也，與師同鄉，有遺讖云：壽昌好牧牛，西竺再來遊。至師居壽昌，不浹旬而梵剎巋然興起，人咸謂師即古壽昌再來，信或不誣云。

丙辰歲佛成道日

信州弟子劉崇慶和南題於金華山舍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目次

序
卷之一
　袞峰語錄
　寶方語錄
　董巖語錄
卷之二
　壽昌語錄
　拈古
　頌古
卷之三
　袞峰問答
　贊
卷之四
　偈頌
　雜著
　塔銘

No．1432
壽昌和尚語錄卷一

住福州皷山湧泉禪寺嗣法小師元賢重編

師初住袞峰語錄

開堂

宣疏，拈香白槌竟，師復拈香問曰：大眾會麼？此是三世諸佛用不盡底，一齊撒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猶用不盡，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亦用不盡。山僧今日信手拈來與眾商量，還是教外別傳、經中玄旨？不函蓋乾坤，隨波逐浪；不截斷眾流，擡薦商量；不大用現前，探竿影草；不當陽撒出，金剛寶劒；不據實舉論，窮劫不盡。要須具智眼者揀辯得出白是白、黑是黑，即不囫圇打作一塊，始可定叢林之是非、驗學者之得失，應聖應凡，自然不被詐明頭之所欺，舉措應緣無不合吉也。然此道離微踈之久矣，眾中有大智者當拚身命盡力匡扶，以悟為期，自他兼利，一生不足再拚一生，極至三生無不合得。古云：不入生死大海，難得無價寶珠。此猶是鈍機伶俐漢，一聞便知妙。然雖如是，不得春風花不開且謾道，及至花開又吹落。首座出眾問：未垂法語，已涉繁端。略借權言，彰明大

道。迦葉行頭陀之行，受世尊衣；和尚習百丈之規，登如來座。未審昔時迦葉、今日峩峰是同是別？師曰：庭下虛空為汝說，不必山僧再復言。座曰：同別已蒙師指示，單傳宗旨事如何？師良久曰：且喜大眾俱已會竟。座曰：三十年前人事異，數千白後祖燈新。師下座。

上堂

諸佛時常說法，不須擬議猜詳。是何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祇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為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豈行路傍？透得這些關棙，何須願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肯泄破，達磨九年覆藏，峩峯不惜口業，一下為眾宣揚。且道作麼生宣揚？揮尺一下，云：罔談彼短，靡恃己長。便下座。

上堂

瞽目老，聾瞶嫂，色聲兩失剛剛好。更有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談道，四箇相同論短長，一箇於中直笑倒。且道笑箇甚麼？奇怪，普化翻觔斗，不忝金色頭陀之後。參。

上堂

空王昨夜傳消息，不許師僧遊聖跡。覺路從教荊棘生，玄關一任其啟閉。然雖如是，要且契會空王意。良久，云：門前有竹藍且青，殿後有松韻且鳴。玉盞銀缸光復明，金爐寶篆靄成雲。更在一樁真意味，梅花獨占一年春。下座。

上堂

拈起一著，佛祖一齊捉；放下一著，聖賢悉皆縛。轆轤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惟九有沾恩，亦乃四生受樂。惟有八大金剛，努眼瞪眉，橫拈倒卓。何則？不許眾生亂描邈。

上堂

青山青，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心，調直無阿曲。揮尺一下，下座。

上堂

真正龍象子，有時提不起，放得下；有時放不下，提得起。不弄死蛇頭，要捋生虎尾；有時跨上金毛背，自然足下清風起。是否？咦！水不涸兮魚自在，山青幽也鳥安詳。珍重！

冬至上堂

冬至時臨事且奇，海風吹倒珊瑚枝。龍王驚起歸空界，河伯神祇盡失威。如是事，宜自知。僧曰：用知作麼？師曰：與老僧執杖。僧曰：恁麼不知更好。師曰：何也？僧曰：清閑僧不做，返更作愁人。師便打。

上堂

鐵羅漢，撞著赤聲火金剛。二家尚氣鬪堅強，愚情不決問空王。王曰：諸行無常。一眾知識還會此意不？不然，更聽一頌：野衲門庭不順情，尋常爭許白雲停。乾坤不昧真因果，一定無干那畔人。參！

上堂

首座請曰：喫金牛飯飽，孤峰頂上謳歌；飲曹山酒顛，十字街頭打睡。如斯等輩，混亂聖凡，向上全提，乞師拯濟。師曰：沒巴鼻漢，大地無家；有道心人，在處安住。隨時放曠，自有來繇；兀爾忘緣，各無分曉。上來不須問過，一定先知；下去休要通情，決然已驗。據梶櫪拄杖，探海撩天，如帝釋龍王聞而膽戰；憑一鉢三衣，操冬傲夏，然仁君宰輔見則傾心。非為馳騁蹈高，蓋亦法使如然也。大眾！各宜秉志，步武追先。風穴之於白丁、藥山之於牛圈、溈山佑拾橡栗為食、大梅常採荷葉為衣、嬾瓚無收涕之工、百丈示不作不食之戒，其餘真參實悟，不可枚舉。一箇箇打發，如大鵬鳥翱翔萬里，蓋地遮天；似獅子兒威震十方，驚羣駭眾。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是丈夫，各宜知悉。

上堂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祇如悟後又作麼生？是聖是凡難捉摸，沒毛老虎頭戴角。翻身擬欲論空王，良驥追風趁不著。是不是，非不非，歸去來兮來去歸。不是頭陀發一笑，人天百萬總無知。久立，珍重。

上堂

法鼓三通眾雲集，看看紅日上欄干，清風透腋祥雲起，那事分明不隱瞞。大眾會麼？眾默然。師曰：祇如與麼，還是大眾瞞山僧？山僧瞞大眾？若謂山僧瞞大眾，韋馱大士不心懽。畢竟作麼生？寶璧割城猶自肯，須知識者始甘當。下座。

上堂

撞鐘打皷，入室陞堂。佛祖規繩，叢林標榜，未明三八九，切莫亂怔憧。鑪焚寶篆，臺炳銀缸，緇素一室，雲水兩行。夜靜雲收天地朗，寒風颯颯透心涼，西來教外無傳旨，太煞分明不必詳。會不

會？庭前栢枯長菓，廬陵米爛成秧，釋迦老子開戶，維摩大士起床，一一分明重舉似，大家作禮各歸堂。揮尺，云：直下承當。
上堂
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閑垂一句，如太阿鋒離匣，逢之者死不移時；似塗毒皷受槌，聞之者喪不旋踵。所謂妙峰峻仞，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趁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攙搶，拂世間之孽孱；提墮坑落塹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為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量外一句作麼生道？噫！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賢悲。久立，珍重！
上堂
有時向汝道箇諸佛道不得底，有時向汝道箇眾生悟不得底。眾生悟得底，諸佛道不得；諸佛道得底，眾生悟不得。倘悟得者，上諸佛頂[寧*頁]上行，千聖盡皆拱手，況天魔等眾不自甘伏。祇如還有悟得者麼？咦！喜聽樵歌欸欸，畏聞雪曲優優。
上堂
峩峰有一句，不是佛傳的，亦非祖師禪，不許人擬議，祇貴有緣人，直下便會取。會麼？頭頂者畢竟非天，足踏者畢竟非地，透得此重關，另有真消息。六祖不會南方禪，達磨不會西來意。參！

小參

一定不空，如人捉風；一定是空，如鳥遭籠。空却不空，佛不居中。佛本非有，誰在不在？露柱生兒，解做買賣。賣者本無一文，買者不受一塊。惟有春風乃自知，百草頭邊解揑怪。下座。
小參
桃紅李白山川窄，烏鷄端然身不黑，調御丈夫不了心，說色即空空即色。不落色空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陽出陰歸，神出鬼沒，不是一隊野狐，箇箇立地成佛。求其自古迄今，盡是填坑岕窟。珍重。
小參
參學之士，道眼未明，但當看箇話頭，要立箇堅固志，如一人與萬人敵，安其放意，殺出方了。孳孳然，念念然，管甚麼色，管甚麼聲，冤也不管，親也不管，佛也不管，凡也不管，非是不管，有死對頭在，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雖然如是，最是省力，不須念經，不須拜佛，不須坐禪，不須行脚，不須學文字，不須求講解，不須評公案，不須受歸戒，不須苦行，不須安閑，於一切處只見有

話頭明白，不見於一切處倏然一時瞥地，如日昇空，十方普遍，盡大地是個話頭，所謂打破大散關，直入解脫門。到恁麼時節，方是得力處，故云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到此始有說話分，方可見人探竿在手，得大自由，不受羅籠，看宗也得，看教也得，遊方也得，混眾也得，獨居也得。所以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無第二人。此事若不從自心契悟一回，縱有見解，如說食不飽，大丈夫兒決不說了便休，自相欺誑。若不踏到底，定是不肯住到底人，始不被諸法緣轉，自有通變解，向有佛處趁一步，無佛處放一著，使一切聖賢挫折他不得，討甚巴鼻，天地陰陽筭計拘束他不得，因果罪福其柰爾何？直饒佛祖到這裏，只得吞聲忍氣，何況其餘？葢為得大總持王三昧也，切宜珍重。

示眾

此事更無有別事，祇要當人解慎初，生死念頭打不徹，黑山鬼窟做工夫。有得的多成壅塞，無得的多落空途，智慧定墮聰明境，忘功多又自稱孤。虧殺杜門壁觀，費却許多鹽醋，不是斷臂安心，今日豈知來路？如問拾得姓名，叉手兩下分付，果然得力之中，便是省力之處。若作道理商量，笑殺飲光老子。你看這般手段，成佛有甚難做？惟要時人歇得狂，不依歇處為家住，果然好事不如無，莫把無為作回互。下座。

開田畢示眾

大眾盡心為常住開田，山僧盡心為大眾說禪。昨夜三更雷逼逼，打斷坭龍角半邊。下座。

歲夜示眾

顧。春將至，冬已歸，報汝諸人自省知。生死關頭未打徹，話頭莫縱亂交馳。此回不得安閑法，業識茫茫無所依。今古參玄諸英哲，都來回向盡今時。盡今時，悟有期，吊轉乾坤在己為。欲與然燈重續燄，直教火滅與灰飛。然雖如是，當知教外一句作麼生道？西天牟尼去，東土達磨歸。

師次遷寶方語錄

開堂

白槌竟，師曰：大眾會得第一義麼？若不會，且向第二義中薦取。喝一喝，曰：會麼？若論此事，貴乎操履。如行路人有路行路，路窮上樹，樹到杪時再進一步，則與佛祖同住。祇如這一步作麼生進？咦！凌空桂影，有眼皆窺，唯除瞽目，聞而不疑。春風不在花枝上，一任靈峰哭子規。珍重。

上堂

良久，云：大眾會麼？若如是會去，猶較些子；其或未然，縱饒目擊道存，敢保未到，絲竹傳心，終成礙膺。黑漆桶底鑑貌辯色，無孔鐵槌上逐氣尋聲，更問何者即是氣急殺人？巖匡寶木棟梁材，工人徒望；海島龍駒社稷器，將帥空吟。面壁九年成甚事？覓心不得始安心。復云：大眾！三十年後莫謂寶方無故評論古今好。下座。

歲夜上堂

諸佛常覺不迷，大似黃葉止啼。眾生常迷不覺，猶若無繩自縛。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即此猶勝白拈賊。畢竟作麼生得相應去？古今之下，多少人吞聲忍氣。更復問：是如何？一尺水，一丈波。會麼？記得寶方三十夜，與諸雲水唱玄歌。國泰民安樂，菩提薩婆訶。

浴佛上堂

黃面老人沒僠[仁-二+(天/韭)]，悲願示生四月八，一年一次熱湯澆，捨死忘生而說法，四十九年一字無，末後拈花放不下，惹得傍觀笑微微，大似打破葡萄架，灼然所作業不忘，撞著雲門要打殺，貽累兒孫相將墮火坑。尚幸琅琊云：將此身心奉塵剎。不然，則達磨一宗埽地而盡，豈知今日有寶方老漢重為分雪？祇如此一舉，還有報恩分也無？眾中若有拈得出者，管教橫身宇宙與諸佛眉毛廝結。有麼？良久，云：噫！真箇在家為客易，果然出外作商難。珍重。

上堂

大眾禮拜，燈忽墜地，首座啟曰：銀缸撲地，亂墜天花，曲請尊慈，重然寶炬，令昏衢而再朗，使法殿以常明。師曰：金鑪香裊靄，玉燭燦光輝，寶磬鏗鏘舉，人天聚會時。如是已為山僧說法竟。何也？法本自法，法外何法？更欲說法，恐辱大法。雖然如

是，勉強與大眾商量箇論法之體，亘古獨存，非色非空，無名無相，非隱非顯，非暗非明，非聖非凡，非僧非俗，法之說也。自古至今，天地世界，森羅萬象，日月星辰，海嶽山川，四生六道，未有一時不說也。所以云：塵塵說，剎剎說，熾然說，無間歇。大眾還信麼？首座曰：信。師曰：汝作麼生信？座曰：昨向上藍田裏過，山水通融盡寶方。師曰：未是信在。

上堂

大眾恭請山僧上堂：所為何事？擬欲求佛法，單窮趁夾窮。更要超生死，無事生出事。莫若推雲歸洞府，引月上蒲團。相共虛明照，一切不相干。當時南泉抖碎虛空，七花八裂。驚起露柱石人，遍體通流汗血。不是淩行婆，爭解同心結？噫！一眾知識，自當藏拙。

上堂

曹洞宗旨，寶鏡三昧。鑑照往來，不逃真偽。觀音來也，觀音一堂。普賢來也，普賢一隊。文殊變化有多端，一時明顯一時晦。且道何人共他作對？不然，但看曹山問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的道理？德曰：如驢覷井。曹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德曰：和尚作麼生？曹曰：如井覷驢。師曰：作麼生會？會得如井覷驢，便明寶鏡三昧。會得寶鏡三昧，便會如驢覷井。會麼？座曰：某甲鑑和尚即不堪，和尚鑑某甲即得。師曰：你作麼生會應底道理？座曰：隨緣應感即且置，和尚喚什麼作物？師曰：應物道理，寶鏡三昧。如驢覷井，如井覷驢。會得，許入曹洞宗。不然，則觀音、普賢、文殊也，相將携手笑同歸。座曰：若論曹山，猶涉廉纖在。何則？衲僧家不飲君王宴，焉賞野花叢？沒來由跟著驢走。師曰：欲知古人遊戲處，須知足下不生塵。座曰：今日又遇和尚，猶勝曹山七步。師曰：更莫亂商量。下座。

臘八上堂

臘八逢辰，叢林設粥。所為何緣，無非順俗。衲僧門庭，不必如斯。豈不聞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若恁麼，三世諸佛已立下風，況迦文佛乎？且道狸奴白牯有甚長於諸佛？首座曰：為它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然雖如是，實方不免連狸奴白牯一時趁出三門外。何以故？正令行也。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不令行。好漢盡收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座曰：和尚道化城推倒不留人，在和尚分上即得，在某甲則不然。師曰：汝作麼生？座曰：閒挑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箇人。師曰：也是閒弦子。座大笑，師下座。

除夕上堂

臘月三十日，年年即有之。要似今朝夜，世間實罕希。且道今夜有甚長處？僧曰：殘雪方開徑，春風送客歸。師曰：未在。僧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汝不鑑乎？僧曰：公孫遺布被，大禹衣輕裘。師曰：鑑猶未真在。此時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諸尊、菩薩摩訶薩、西天東土眾宗師、歷代古今諸賢聖，盡在香雲頭上一音演唱諸佛說不到底法，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豈不聞僧問佛印曰：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印曰：蟻子解尋腥處走，青蠅偏向臭邊飛。僧曰：某甲不會。印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三千年鶴遠天歸。於此領旨，則不辜負今夜去。其或未然，昔百丈歲夜上堂示眾曰：汝等經律論固是不知，入眾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夜作麼生折合去？若折合不去，一粒微絲，披毛戴角。古人舉此，總祇西人得箇開交去也。目今新建期限，頭首、知事、典座、行人，執爨負舂，搬柴運水，畢竟將何補報？亦要今夜折合去。假若不爾，宜於佛印句中謹慎參好。

上堂

良久，云：大眾！有疑上來請問，無事各自歸堂。眾無出，師曰：噫！莫道無事，好金剛與泥人揩背，汝等作麼生商量？僧曰：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師曰：好事不如無。曰：崑崙騎象鷺鷥引，一場纔了一場來。師曰：會得夜夜中秋月，不明日日枉燒香。復曰：時當年三夜四，各自謹守隄防，若被小人箄計，一定攪亂法場，前門後戶當仔細，大家嚴密保安康。更須知有一好事：達磨未來東土，彌陀不在西方。會麼？神心按定從空望，夜半天邊挂夕陽。

上堂

陞堂入室是如何？祇為西來老達磨，面壁九年不說法。這一句作麼生道？法筵龍象，眾有會者，請出舉看。首座曰：某甲不出，眾却道得。師曰：作麼生道？座曰：家貧顯孝子，國難見忠臣。師曰：道則不無，祇如達磨意落在甚麼處？座曰：某甲不煩多說話，和尚惜取眉毛好。師曰：白雲飛海岳，惹得滿天愁。大眾有疑則問，不可法筵中蹉過。不然，是諸人之咎，非山僧之咎也。珍重！

上堂

良久，曰：汝等諸人從吾覓箇甚麼？若論佛法各已具足，汝於吾覓腳跟下早是蹉過了也。諸人切莫遠馳求，單單看箇波羅蜜。忽爾頂門突出來，皎然大似天中日。法界虛空成一團，佛法世法都了畢。

此時更擬復何為？大散關頭獨脚立，地轉天旋，遏止莫及。會麼？僧曰：作麼是諸人本自具足底道理？師曰：待汝一脚踏平須彌頂，然後向虛空外與老僧相見。便下座。

元旦上堂

今年確與去年別，有情一切離生滅；今日不與昨日同，四方八面演宗風。坐見眾生成佛去，惟有貍奴不肯通。假饒德山施棒，猶如鐵橛；臨濟下喝，勝似耳聾。趙州茶，他也不順；雲門餅，彼亦不從。且道他具甚麼眼得如是去就？只緣彼知有。大眾！彼既知有，畢竟知箇甚麼？噫！摩醯撞著僊陀婆，見聞知覺使不著。下座。

上堂

首座啟曰：入無量義處，天雨四花。放白毫相光，地搖六震。輪王寶髻，未敢輕窺。今日臨筵，乞施大眾。師曰：長空無路，禪者偏行。白浪滔天，智人能[爬-巴+(穫-禾)]。萬丈玄門，過去猶落那邊。千尺井中，出來終居此岸。伏藏純金不顧，補囊破鉢何留。行平地驚心，步險厓放膽。本色分上，智眼鑑諸。祇如不涉此因緣，又是甚麼去就？首座曰：番番撚撚真奇怪，直勝三千夜不收。師曰：珍重。

上堂

桃性本甜，李性本苦。佛道則文，禪道則武。所以鞭道拷僧，呵佛罵祖。古今伶俐衲僧，且道有幾人知此甜苦？達磨迨及於今，三千七百之數。參！

上堂

佛法無巧說，只要狂心歇。狂心歇得時，定有好時節。是甚麼時節？枯梅逢著雪，造化機玄都漏泄。漏泄且置，祇如此好時節又作麼生？噫！時寒，各自珍重。

上堂

揮尺，云：虛空掛劒，海裏燃燈。逆地左轉，令天右旋。教無舌人說法，使無手人行拳。然非今世，定是前緣。且道還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咦！龜毛合索拴滄海，驚起龍王上梵天。珍重。

上堂

易擺脫，難放下，明月清風來大廈。易放下，難擺脫，東海南溟知幾濶。或有人問是何因，達磨直指真機括。豈不聞昔有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僧曰：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

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古人於此有省，故云：有水皆涵月，無山不帶雲。若非踏破須彌頂，爭識金剛水際深。

上堂

有始無終，衲僧活計；有終無始，衲僧常規；有始有終，衲僧家具；無始無終，衲僧巴鼻。透得一句，生死自在；透得二句，來去自由；三句透得，可以為人天師；四句總透得，可以為佛祖師。大眾！且作麼生透？良久，云：五虎淩空攢玉兔，二鸞冲漢趁金烏。

上堂

寥寥萬境圓，寂寂三心滅。浩浩一天真，如如都漏泄。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末後復拈花，又作麼生說？咦！天地挑開猶且易，虛空搬合卒為難。

上堂

覺天空湛，心月通明，青沙布碧漢之章，綠水印銀蟾之鑑。藏山於澤，爭如藏身處沒蹤跡？藏舟於壑，曷若沒蹤跡處莫藏身？所以，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吞吐得者迥出聖凡，漫天網子衝開，陷穽坑兒跳過。更有出格一句作麼生道？金翅擊開娑竭浪，龍宮王子盡魂驚。下座。

上堂

在欲行禪，火裏生蓮，拈起木杓，撞破蒼天，償佛祖債，結眾生緣。所以，喫不得好喫，行不得好行，坐不得如意坐，眠不得自在眠，不許依佛座，不許傍祖邊，不許遊地獄，不許住人天，心不得揣，口不得言，只得如虛空相似，究竟都來實可憐。眾中還有甘分者麼？咦！摑碎虛空都撒却，從教彌勒下生來。參！

上堂

從上諸脩行，多造地獄業，據憑一天然，莽蕩無收攝。懶簡教尋宗，愛抽釘拔楔，好揀辯是非，多惹人不悅。所以黃蘗云：馬祖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坐道場問著，一箇箇阿漉漉地，唯有歸宗較些子。祇如恁麼說話，還是貶剝諸方？還是依公判斷？還是另通消息？還是格外商量？若作恁麼會，鈍置不少。不然，又作麼生會？埋兵鬬敵圖先勝，簸土揚塵要見功。

上堂

雲弗依山山弗雲，心無染境境無心。雲山清淨如心境，一道虛明爍太清。然雖如是，猶是衲僧閒家具。珍重。

上堂

羣峰鬬聳，徒煩須彌；萬派爭流，空凝海漠。所以大同絕比，本色超方。如錦鱗獨躍海門，免煩點額；似良驥衝開衙轡，謾自搖鞭。垂絲千尺不回頭，美料滿盤無著意。淵溟自在，海島逍遙。須知恁

麼不恁麼，總不得一句。要是其人會麼？陶潛不肯休杯去，今昔蓮宗枉掛名。

上堂

世尊拈花，探竿影草。迦葉微笑，忍俊不禁。正法眼藏，付與迦葉。顢頇不少，達磨面壁。無如之何，神光三拜。天緣磕著，汝得吾髓。是何言歟？復曰：不從人得許心傳，扣己真參在志堅。鐵壁銀山穿下過，何分東土與西天。

上堂

鐘聲纔罷皷聲頻，太煞分明示正因，更欲陞堂施問答，真成慚愧達磨心。會麼？有會者請舉看，不然起動一番。眾默然。師曰：細聽鳥啼處，花下羨靈雲。

上元小參

今朝又是上元節，徹底窮源為眾說，見佛不在麻三斤，何須更用乾屎橛？佛身充滿法界，也是老婆心切，天然本具足者，一任東扯西拽，眉毛綰向額中，自然與眾各別。

小參

風瀟瀟，雨霖霖，叢林卉木實難禁。要得安然無障礙，除非痛處下金針。筋斷脉絕不死，非寧欲明明妙。試問老人星會麼，貪嗔之罪實非輕。

小參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有時即心即佛，純一酥酡。有時非心非佛，顢頇漆黑。有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生金剛圈，撞著頭疼。有時不求佛，不求法，不求僧，爛榔栗刺，踏著脚圻。有時東涌西沒，不住有為。有時南觀北藏，常居無額。有時探竿試杖，撥草瞻風。有時無影尋蹤，驗贓捉賊。顯大機，施大用，各賽精肌。握大權，奮大威，單行擲摑。魔佛界空，凡聖情滅。大家團圞，同其休歇。

小參

事不盡於心，蓋因理不明。理明無別事，何法心弟兄。左右常時用，用無有我人。本自如如體，何處乃非真。乾坤非是大，日月未為明。種種諸三昧，順逆啟愚扃。金沙馬郎婦，東際善財身。本證無依欲，發用駭羣英。喚作事得麼，喚作理非親。事盡事無礙，理空理自明。管甚戒定慧，說甚殺盜婬。入門便棒喝，纔出不放行。大死仍復打，痛處愈加針。壁立千萬仞，不通凡聖情。佛祖亦莫

測，何況天鬼神。參禪學道者，休令理事萌。要入五宗旨，須當事理精。千聖不傳法，單傳無事心。無心無事相，諸佛及眾生。了了這一著，非來去與今。

小參

三十年來學此道，如今連學一齊掃。掃不去的似冤家，送不向前推不後。拽杖翻然打木嫂，謔得石女嚎嚎叫。這般古怪事難憑，引起鐵牛呵呵笑。大眾會麼？咦！三腳驢兒弄蹄行，問誰跨也誠希少。

小參

禪家流，當勘破，畢竟自身無有我，無我端然彼即空，說箇空時猶話墮。萬法齊觀總祇麼，了無一法是真宗，佛祖架上雲煙閣，賢聖齊教立下風。三界無心無反好，何須更把塵勞掃？妙明殊勝竟無貪，世界何須生懊惱？君不見，牛頭昔日曾輕慢，設有一法過涅槃，我說猶如一夢幻。果然見得分明，隨處盡是家津，不向色聲取舍，從他虎嘯龍吟。滄溟晝夜無停水，誰論其中古及今？

小參

路傍得底終險，途中受底仍虛。自心解者猶差，從它悟底曷是。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得是去。若於大變門頭密契一場，則知世尊拈花，頭陀微笑，正是空花揑目。教外別傳，互相授受，又是白玉增瑕。千般去就，有膽無心。無限鋪排，誑謔狂子。何必別峰相見，豈須肘後懸符。真裔出頭，不昧高鑒。還有麼，要定乾坤之智眼，除非足下有生涯。

小參

道人住處人難住，日日日輪從西曙，萬象雖同異樣天，森羅純是珊瑚樹。金毛耕耨無土田，上下四圍惟一路，炊無米飯，飲不乳酥，飽禪悅味，行無為事。其三。乘龍象出纏集，五宗貍奴返故，眉毛厮結復云誰？木上人家頭一戶。能知勿許知，解慕勿令慕，法爾如然絕思惟，千里同風齊免顧。

小參

昔者，楊岐方會大師佐護慈明之道，總柄綱律三十餘年，終師之世。後赴楊岐請，老屋頹圻，不蔽風雨，衲子投誠，願充脩造，師終却之。遇夜雪，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踈，滿床盡撒雪珍珠。縮脚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觀乎古人真參實悟，體量越格，實已到佛祖地位，尚猶不肯自安，仍如在學分中行履孜孜，不矜受用，清淡我汝。濫膺林下，飽食煖衣，寒附紅爐，夜安厚被。三時閑暇，百事無干，尚不足心，猶無慙愧。道行弗備，習障未除，一生如意，累世牽纏。切宜悔心，專一向道，參求向上，盡却今時。性理未明，如喪考妣，念念不捨，以悟為則。直須打破大散關，方可縱心行路去。珍重！

茶話

茶味本苦，棗味本甜，更須知茶味本甜，棗味本苦，其味是諸佛之導師。汝等學佛，莫若學導師為上。眾中還有知此味者麼？不然，老僧為汝下箇註脚去。良久，云：珍重！

普說

參禪者，須得禪源底要妙，方有語話分。此語無來由、沒格式，但應機便用，實無有鋪排著量之言。所以云：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如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曰：門外是。曰：不問那個道？州曰：甚麼道？曰：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此等語話可商量乎？盡是禪源到底句，但具眼者自然相契。學此道者，直須無有學處，始有學分。若有毫端許可學者，未是學也。昔香嚴豈不具學眼、不悟道、不見性耶？為甚答一句本分話不得？葢學心不散，能所未忘，禪源未透也。及乎一日因擊竹大悟，始知從前盡是枉用身心。故偈曰：今年窮，錐也無。可不是乎？此事實無與人商量得，亦無從人學得。得者相見，絲來線去，你一拳、我一掌，你罵我、我毀你，大家歡喜，並無人我。如或庵曰：山蠻杜拗得人憎。不知其幾多忻慶也。此等如木人與石女相談，言言闇有清趣，終不是孟浪欺心瞞人的語。解說此語者，固是難得。他三二十年不解，開口纔通一線、吐一句，如師子哮吼，眾皆驚駭。葢解行相應，生機頓發，素非一等。如慈明到神鼎，祇道一句：屋倒也，天下搖動。想其語若在學佛道上來，據汝將三藏十二部內、千七百祖錄中，翻下交解下，盡都無撈摸處。論說法解義，誰又過十地菩薩及神光、雲光、德山亮座主等耶？一箇箇到此門下，都無開口處，可不是為第一貴勝乎？若未到禪源底，第一要謹慎言行，莫馳騁見聞之學為己任，恐撞著沒巴鼻漢。纔一箚著，心憤憤地如火發相似，又不肯下心參求懺悔，盡不免現招苦報。如僧謂雲門如初生月，曲彎彎地遂失雙目；如踈山一句肯諾不得，全受三十年倒屙話。到此不得不膽戰心寒，千載龜鑑，豈欺人乎？要得心中怗怗，直須己躬下事明白，古人境界中通得，左之右之，手舞足蹈，不知幾大快活。逆行順行，天亦莫測，正是古人行處我不行，古人用的我不用，總是不令人覷破。雖則分外僭出頭來，一一盡是本分上事，終不是捱墻靠壁的耳。故歸宗見僧來即斬蛇，來者謂是粗行沙門；南泉斬猫，兩堂僧擬議不下；文殊殃崛，殺佛疑，殺人天，白白將人生陷活埋。這等境界，幾人夢著翻轉乾坤的手段，始能名播今昔，德澤諸方。湖海衲子，誰不萌此心念？但學地不盡，終不至於無學地用度。雖口說

得十分相應，到臨機應事上，七花八裂，未免敗露。如野干盡其聲勢，必不駭象忻龍也。學者可不勉諸？

師到少林請示眾

某甲一味杜田，半生擔板，豈稱此任？特為今辰堂頭和尚慈旨未能推委，不得已向諸兄弟撒土一番。原夫跋陀開籾中天，達祖弘揚正法，六代相承，二枝迴秀，不存己見，要逗先機，拈華微笑之靈踪，舉杖承當之密印。成褫非好手，格外知歸；私授豈良心，機前契旨。終不似挨門客作，甘領狐涎；一定如拔揳英靈，肯辜驥力。採訪出纏之漢，克紹洪規；遍探越世之朋，同參向上。摟獅子窟，解彼金鈴；趁鷂兒程，拔伊玉翮。使躭骨董者直下知非，著聱訛者就中達理，須臾隨流得妙，擊目導滯，疏壅塵豁，累生迷廓，頃刻圓悟，竟非頴脫妙靈出自天然者也。驀拈拄杖卓一卓，曰：這些絡索百雜碎了也，達祖未來時消息又作麼生？夜寒，久立，珍重。

建陽董巖請結制語錄

開堂

若論此事，三世諸佛口挂壁上，諸大祖師、一切聖賢慙愧無門。何則？本分天然，豈落言說？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末後云：初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有一字。山僧斗膽，今日冒登此座，濫受大眾殷勤，畢竟成得箇甚麼邊事？直是專為臨濟大師雪屈。初問黃蘗：如何是佛法大意？蘗賜棒，師云：師資分上則可。二次又賜棒，師曰：為道之人當如是乎？三次又棒，此即不堪，彼時合云：太多生無用處。若黃蘗再棒，合掣下拗折擲於地上，非惟增麗黃蘗門風，亦乃光揚靈山會上正法眼藏。大眾會麼？父嚴子敬理當然，誰覺能男奪父權？不信蘗師遭一掌，大愚肋下喫三拳。然雖如此，須是臨濟大師始得。其或亂統，入地獄如箭射。

結制上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眾會麼？此即是本源自性天真佛，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合當自契。其或未然，山僧未免饒舌。一二三四五，一切諸佛祖；六七八九十，般若波羅蜜。所謂十方諸佛國，惟有一佛乘，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會得直下薦取，擬議未免沉淪。然乎？男兒須具通天眼，莫把真金去博鋤。

上堂

老僧有一偈，一生受用底。今日分明舉似人，祇是莫將道理會。鉢盂一大口，草鞋兩個鼻。以索擄起來，[跳-兆+東]通千萬里。不畏高天，無愁遠地。不參佛祖心，非究西來意。為緣得自由，具遊戲三昧。人不肯於我，我却肯於你。何則？盡十方法界虛空，唯一箇沒巴鼻。何用千思百量，擬議生死來去。一條榔栗自相扶，只是不容生活計。此事真箇太煞分明，若再遲疑，徒勞心力。

上堂

老子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山僧即不然，彈指曰：這箇有形，生育天地；這箇有情，運行日月；這箇有名，長養萬物。吾即知其名，故名這箇。祇如恁麼舉，與老子相去幾何？當知這箇生天生地、生佛生僊、生男生女、生聖生賢、生天堂地獄、生餓鬼畜生，更有一般至妙，又解生無生。無生子頭白如雪，解向天宮拿日月，要去毗盧頂上行，度生指往無生國。當時有箇老禪伯，一杖當頭親見血。何則？恁麼達磨一宗掃地而滅，如是兩下成怨結。大眾！作麼生為他分雪？維那以拄杖一時趁散，免教思議分別。

上堂

雲頭按下大家看，圓鑑高懸百尺竿。即請高人登一步，架空竟不受人瞞。祇如不受人瞞意作麼生？各家路大通空界，不必尋聲觀世音。設使搖鈴擕履去，看來猶不是良心。故昔淩行婆問浮盃曰：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盃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盃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盃不語。婆曰：論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南泉聞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推折一上。婆聞笑曰：南泉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問曰：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哭曰：可悲！可痛！復曰：會麼？一罔措。婆曰：跂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怎生問它？州便打。一曰：為甚打某甲？州曰：似這等跂死禪和，不打更待幾時？又打。婆聞嘆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婆：如何是趙州眼？婆竪起拳頭。州聞以偈問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淩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看這婆子，只世間俗婦尚能洞透佛祖心肝，海會道人豈可不通宗師血脉？若乃肯心頓發，誰不丈夫？其或因循，當面蹉過。此公案，古來拈提者不少，盡謂浮盃受婆子折挫，不知婆子為浮盃沉埋，至今猶未起在。大眾且道：可中優劣作麼生分折？噫！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下座。

上堂
以拄杖卓一下，云：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六道四生，盡在此拄杖頭上識取根源去。會否？山藤膽力大如天，勘驗人天眾聖賢，三十即時趁出去，看他幾箇解翻騰。眾中設有會者，請出舉看。以拄杖又卓一下，曰：相見不知已，徒勞出世間，宗風常浩浩，佛日永翛翛。晝夜承他力，死生賴彼恩，此回不悟去，一定哭蒼天。咄！
上堂
金銀琉璃，珊瑚瑪瑙。貴則至貴，好則不好。大眾還會否？若會則直下便是，擬議則白蘋芳草。所以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兒弄蹄行。僧曰：莫祇這便是否？岐曰：湖南長老，古人頌曰：三脚驢兒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湖南長老如不會，行人更在青山外。只如此意甚明，大眾宜當透脫。不然，山僧未免饒舌。春風吹起百花香，馥郁芬披遍十方。一切行人皆動念，惟除金色罷思量。下座。
上堂
收。山僧於法無罣礙，祇欠諸人些禪債，今朝一一為酬償，要者來支無後悔。以拂子打一圓相，曰：上不似下，下却似上，上下打合，總不似像。會麼？將謂有許多債主，元來却無。咦！孤峰夜半猿啼切，曒月携星拱北辰。
上堂
素號無明實不明，憑條拄杖驗踈親，佛祖撞來只是打，看他那箇解翻身？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始得。作麼生是藏身處沒蹤跡？會麼？拾得撫掌笑呵呵，寒山忘却來時道。珍重。
上堂
一切佛祖異口同音，共唱宗乘，各宜諦聽。有能聞者，出眾舉似，老僧麈尾當堂分付。不然，向第二門頭聽取一頌：虛空不自行，倒使崑崙走。四處無可投，藏身於北斗。驚起烏兔飛，乾坤兩眉皺。野干盡潛蹤，獅子無時吼。凡聖齊教立下風，彌勒當來續其後。珍重。
上堂
曹溪一派來，雲水兩行集。畢竟作麼生大事都了畢？如其未透，但看黃龍。心參雲峰悅，三年無所得，因辭去。悅曰：汝往依黃蘗。心至黃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仍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蘗。方展具，蘗曰：子已入吾室矣。心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頭，百計搜尋？蘗曰：若不教爾如此究尋，

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師曰：大眾且道：作麼生是大事了畢？良久，云：奮然揣出虛空骨，驚起須彌折斷腰。

上堂

師彈指一下，云：大眾！作麼生會？眾無語。師曰：不會出世師，空勞一彈指，最無分曉句，真是難接嘴。倚天長劒逼人寒，不是其人徒側耳，方知一顆摩尼珠，解用須是寒山子。下座。

上堂

昔外道問世尊曰：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尊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如何說不定法？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師曰：外道相似，瞎聾喚鐘作甕。世尊潦倒，正似連雲推月下西江。大眾作麼生？復曰：昨日說定，今日不定。相如有病而無症，勾惹兒孫奉重多。爭似龐公仆地，靈照女相扶。急急如律令。若是老僧，聊與拄杖。何故？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上堂

祖師云：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知色空故，心即不生。如是則隨時著衣喫飯，任運過時，更有何事？然雖如是，亦要轉身始得。不然，依舊似朱頂守空池去也。差別門庭作麼生過？當知天上有地，地下有天；憎中有愛，愛中有憎。不管東三西四，要會失後忘前。老僧恁麼舉似大眾，會麼？良久，云：拈起虛空尋本有，抒乾滄海見真元。機關之上觀師利，火燄之中看普賢。參。

上堂

舉：二僧參見雪峰公案畢，曰：雪峰峰門易入，巖頭巖上希登，壁立千仞難近傍，誰能同死及同生？末後句，見如盲，祇這是，大火坑。穿雲士也，到此須當審細；飐浪客也，彼見決要知先。紅爐自有真消息，一任金鍮是與非。下座。

上堂

昨日有今朝，今朝無昨日。三世一切佛，不會波羅蜜。文殊思不來，普賢想不及。何況參學人，安能明得失。八臂大那吒，高聲連叫屈。且道屈個甚麼？良久，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解制上堂

三月安居，九旬禁足，不求佛法僧，豈為人天福？說箇願一切眾生同證菩提，大似父死呼公哭。畢竟作麼生？除是波斯能嚼鏃。珍重。

小參

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爬得烏龜脚。世間是箇起事精，一出伸兮一出縮。捉來拷打問原因，罪坐靈山黃面人。無端把朵曇花弄，坑累東西諸有情。即今還有不被坑累者麼？試道看。僧曰：和尚請尊重。師曰：這師僧却被渠坑累。復擊禪床，下座。

小參

因齋慶讚宗風舉，吹散迷雲千萬里。本自無生無不生，長鯨吞却須彌嘴。三十三天自失驚，無端却把脩羅叱。惹發脩羅起戰爭，戰輸藏入藕絲裏。文殊舉目兩眉攢，普賢合掌生歡喜。未得勝者免憂，已得勝者休喜。返覆看渠渠是誰，箇中何我復何你。噫！更須知有安樂一句作麼生道？海浪從教去潑天，虛空送倒休扶起。

師到斗峰請陞座

師良久曰：恁麼是否？若是，請尊重。於斯不會，老僧再加榼[木*(天/韭)]。若論此事，本自分明。從上諸聖，曲垂方便。所以云：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男是男，女是女，僧是僧，俗是俗。又云：天非天，地非地，山非山，水非水，男非男，女非女，僧非僧，俗非俗。又云：即天即地，即山即水，即男即女，即僧即俗。又云：非天非地，非山非水，非男非女，非僧非俗。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皆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不落此限一句作麼生道？噫！五宗話到無生處，直是須彌暗點頭。久立，珍重。

師到書林僊亭庵請陞座

拈香竟，云：今日十方三世諸佛向香雲蓋上放大光明，助宣第一義諦，俾一切眾生共證薩婆若海。大眾見否？若云見，虛空落地成幾片。更聞否？若云聞，未入維摩不二門。豈不知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將來，關山萬里。更有緣契者，如九龍聚會、五虎攢羊，五虎攢羊意在乎食，九龍聚會意在乎珠。設有能于驪龍頷下取珠、猛虎口中奪食，於此門中即得一橛。且道那一橛作麼生？噫！超方須是英靈子，敵聖還他師子兒。下座。

壽昌和尚語錄卷一

壽昌和尚語錄卷二

住福州皷山湧泉禪寺嗣法小師元賢重編

師三遷壽昌語錄

開堂

拈香白槌竟，師曰：第一義且止，姑與大眾商量箇佛事。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前三三，後三三，誰道佛身不具足？有罪免罪，無福享福，須知各有一因緣，爭怪天堂并地獄？所以趙州云：老僧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將一莖草為丈六金身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曰：佛是誰家煩惱？州曰：與一切人煩惱。僧曰：如何免得？州曰：用免作麼？從此透得趙州平實禪，則一生參學事畢。無事，珍重！

上堂

舉龐居士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師曰：虗空挂雷椎。有全禪客曰：落在甚麼處？師曰：不識好惡。士打一掌，師曰：功不浪施。全曰：居士也不得草草。師曰：灼然不知痛癢。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師曰：依公明斷。全曰：居士作麼生？師曰：真箇鈍置殺人。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師曰：大丈夫殺人須見血。師復曰：古人舉此，總祇要人得箇落處。好雪片片，畢竟落在甚麼處？若也恁麼會，免使迦葉微笑。其或未然，達磨依舊面壁去也。所以云：靈苗瑞草，野父愁耘；玉鎖金匙，智人不顧。千華臺座空勞設，百寶光明枉費垂。何則？為它行脚超空劫之前，受用出威音之外。視諸佛國土猶如空花，一大藏教拭瘡疣紙。三十三天若一浮漚，四大部洲似一遺履。於中更復何為者乎？眾知識各發大心，莫拘小節。若然打失下落處，頓足搥胸悔不來。

浴佛上堂

世尊初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琅琊云：雲門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時人祇知雲門罵佛，若非琅琊，冤屈何伸？此事如虗空挂劒，號令人

天，寶印臨臺，指揮龍象，全提向上，正眼難窺，雖佛祖猶且皺眉，況魔王安敢肆意？化風屏息，海嶽翛然，要具鐵膽銅肝，始解步空捉影，一任野狐精巖中脫殼，從教水牯牛山下投胎。祇如不落因果造化底人作麼生話會？良久，云：輪王現出真金子，灌頂承封自自然。

上堂

眾知識，莫顢頇，天非高大海非寬，信解海天元是我，成僊作佛不相干。所以，阿難總持第一不消倒却門前剎竿，及至達磨九年口如磉盤，壽昌恁麼舉也是太無端。下座。

觀音誕日上堂

五分真香預已然，光明雲起遍三千。普熏三世真如際，奉祝　　當今萬萬年。更冀滿朝臣佐、合國軍民，共樂堯天觀音大士，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誕耶？祇如天無蓋、地無底，一切世界有無情身從何而起？道得，即共大士七十三、八十四；道不得，未免柱杖。道！道！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是正法明王，且放三十棒。珍重！

上堂

今夜初三，明朝十一。若問如來禪，一切都道畢。祖師禪作麼生會？中九下七。還會麼？虛空有路虛空大，可惜行人不解行。若是有能行上去，只饒佛祖也寒心。祇如恁麼道，會則直下會去，若不會時寒。各自珍重！

上堂

良久，曰：大眾！要似這等過日子，不可似這等過時光。且道這等是箇甚麼？若論過日子，木人今夜死；若論過時光，石女哭斷腸。間有知音者，不在此限。下座。

上堂

法門纔開，不許去來；禪關已閉，曷容來去？或問：於意云何？向道：眼橫鼻直。會麼？會不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上堂

掛起毗盧印，珍藏罔象珠，臘月開交去，不必用工夫。祇與麼，別有長處。噫！感月夜來相照顧，承風時往埽遊塵，梅花香送禪關裏。良久，云：向這裏躲著始得。

上堂
若論此事，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所以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依斯透脫，自然七縱八橫，天迴地轉，非唯人天慶幸，亦乃諸佛讚揚。其或未然，更聽末後句，行雨龍王不免興雲佈霧，踞地獅子自然嘯月吟風。揮尺一下，下座。
上堂
黃鶯啼歇楊枝老，白雁飛來桂萼傳。有問西來玄旨趣，不消擎起一空拳。會得者，黏膠膠住；不會底，無故含冤。棒下承當去，也非伶俐；喝中透脫得，豈解縱橫？作麼生始免得諸方簡點？咦！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踪。
上堂
藏得真璽者，無權不足為貴；拾得野草者，解用總是堪珍。所以會者，物物全真，貧窮自樂；不會，頭頭磕著，富貴何榮？不觀古人乎？德山擔籠逞能，到龍潭灰飛煙滅；香嚴負笈恃有，見溈山瓦解氷消。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上堂
以拄杖卓一下，曰：一回舉起一回新，昨夜三更過孟津。驀然撞著風顛漢，三脚驢兒弄蹄行。即以拄杖一摑。彼不審來因，翻身見臨濟大師，請決不平。濟亦以拄杖趁出，曰：冤有頭，債有主，情理難伸。任是馬祖快斧、藥山利刀，莫能劈析。縱教雲門舌劒、洞山唇鋒，也斷不明。正所謂：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因事上堂

同風罕會，據欵偏逢。狹處倒走千乘之駒，寬場難藏一塵之蟣。各得隨宜受用，無非妙行難思。如實當機，直須自契。若夫扶掖宗旨，一條窮性命何貪？但凡叩激己躬，萬倍尊榮身不較。故宣宗喫黃蘗掌，不封粗行沙門；獅子承罰王刀，永播別傳祖道。為得造深步遠，自能革故鼎新。用大智能，不逐是非途轍；受重賞罰，方知苦樂寒酸。縱湊地刀鎗莫驚，任滿城火燄何懼？命根不斷，毫釐順逆不甘；性相頓空，百千生殺何涉？馬祖一聲喝，百丈三日耳聾；黃蘗三頓棒，臨濟一生心死。若是英靈衲子，立成笑具；參方正眼，却總難瞞。畢竟獨超諸方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地上有程終莫走，空中無路始干行。

上堂

卓拄杖，曰：拄杖流行千百年，頭頭露出祖根源，有時舉起乾坤黑，佛祖猶然莫近邊。何則？掣風顛漢，不順聖意，豈容他情？是也三十，不是也三十，作麼生免得？豈不見德山、臨濟似火消冰，不管踈親，爭分勝負？單喝有得，偏打無依，假饒自解翻騰，藏身沒影，顢頇不得，膽氣如天，橫撞直行，威光赫奕，雖黃龍關棙自有匙開，任白馬陷坑猶能跳過也，畢竟未免在。信知有出古今外一句，會麼？良久，云：慣捉龍頭擒虎尾，通身三界沒行蹤。

上堂

即心即佛，幾個柰何？非心非佛，呢喃者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明眼衲僧多恍惚。縱然，大梅！我祇即心即佛，也似蚖蛇戀窟。作麼生始不拖泥帶水去？咄！復云：恰好。便下座。

上堂

舉普化打筋斗因緣，曰：盤山當時見他打觔斗出去，合喚回，將鉢袋子與他。他若近前來受，劈脊便棒，免教後代參學，乘虛接響去也。壽昌恁麼舉，還愜大眾意不？良久，云：縱奪橫身宇宙間，到頭終未得安閑。別傳教外通方旨，豈肯循途望指南？

上堂

幸值小陽天，大眾好譚禪。百草凋林麓，孤松秀嶺顛。孽虫藏孔穴，蟄龍隱深淵。一般干造化，得失有因緣。且道壽昌恁麼舉，還是禪非禪？眾中有具眼者，請和後韻。眾無對。師曰：咦！若是老胡來在內，必然隻履又歸西。下座。

歲夜上堂

古云：臘月三十夜作麼生折合去？山僧借路經過，大眾有解折合者，老僧與你商量：莫不是頓悟自心即名為佛不？莫不是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不？莫不是瞥地一翻、通身解脫不？莫不是言前薦得、句下承當不？若作恁麼會，辜負先聖去也。且道作麼生得不辜負去？良久，云：嘍囉國裏生嘍囉。便下座。

上堂

一義重新為眾宣，滿空佛祖皆稱賞。異口同音贊壽昌，猶能廣演如來藏。眾中有領略者，出眾舉揚。博山出曰：和尚近日脩造，務農不易。請和尚拋却犁耙鋤頭，歸方丈相見。師曰：然雖如是，當知末後一句，假饒諸佛有廣長舌相，猶不能舉。直須自悟者，請再舉看。山曰：老馬無韁，驪龍無角。師曰：乾坤海嶽無塵相，南北東西有萬機。

上堂
明白太甚。其或未然，黃公喫惱問張婆，貧窘教人怎柰何。張婆嘻笑答黃公，直須節儉做家風。黃公得意翻身去，四下門前栽荊棘。截斷人間是與非，果然家業重新起。二下商量生意通，果是優餘賽石崇。眾中且道他作麼生意得如是慶快？博山出曰，向上玄談，不勞拈出。斷索殘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若如是透得，則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趙州茶，雲門餅，不勞舉著。山曰，和尚齒不關風。師曰，爭柰宗門慶幸。山曰，觸著家風，不是家風。師曰，雖然如是，此一上堂，特為四來緇素等。山曰，却請和尚下座。師曰，業障隨雲走，靈明逐日回。
上堂
不論一義二義，只要直下便是。大眾！作麼生說箇直下便是底道理？僧曰：露柱燈籠[跳-兆+孛]跳。師曰：何不道：頭髮連鬚，眉毛合鼻。會麼？會則便請領去，不然關山萬里。下座。
上堂
此事若舉起，無風起塵；如放下，猶雲蔽日。縱然不舉不放，又在顢頇，一切屏除，未是佛祖境界。畢竟作麼生是佛祖境界？咦！嵐風起處乾坤震，劫火燃時世界空。
上堂
第一義真訣，唯心善分別。中間即不居，兩頭亦無涉。蕩蕩越虛空，輝輝超日月。瞥地一回時，猶雷轟電掣。龍象與金毛，聞之皆腦裂。惟有臨濟、雲門善解抽釘拔楔。祇如釘楔去後又作麼生？良久，云：驀看紅鑪一點雪。
上堂
南無薩怛多，無始笑呵呵。畢竟因何事？憍陳如、達磨。一箇混眾，一箇獨坐，這等譃訛，今古禪和幾柰何？却有露柱子，返是覷得破。大眾！且道他覷破箇甚麼？良久，云：動地驚天，一場懿懶。
上堂
若論說法，無故有因；如若說禪，有因無故。肯心貴在承當，不管貴賤貧富。釋迦昔記然燈，畢竟有何分付？若云有，如云：若有法得阿耨菩提，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若云無，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五派宗師從何因立？所以云：極有來緜時，鬼神茶飯；最無分曉句，佛祖爪牙。然雖如是，眾中有具擇法眼者，出眾辯白看。良久，云：路窮山盡處，急著眼睛看。便下座。
上堂
只有這箇，作麼生了？大而不大，小而不小。虛空曷高，天涯非杳。釋迦不唧[口*留]，達磨成逗漏。雪山六載假承當，面壁九年

空杜口。遞代相貽古及今，誰能預發機先竅？只有木上座，却解呵呵笑。

上堂

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屎橛。

上堂

一義若有，真如實際不得其名。一義若無，普賢大士藏身無地。若道又有又無，未免儱侗。若道非有非無，猶是顢頇。祇如去此又作麼生定量？眾無對。師曰：乾坤無私意，聖賢無別心。達磨未來東土，南嶽天台現成。下座。

上堂

在堂一眾知識，要且今日重起，須是把定乾坤，莫云明朝解制。何則？露地白牛無消息，豈肯一旦干休去？摑碎虛空著意尋，看他何處藏蹤跡？若然尋著牢穿鼻，騎得歸來方是貴。分付南泉與溈山，大家看守哩囉哩。眾生聞見悉皆如，一切齊赴龍華會。豈不聞古德云：終日在面門前露，迥迥趣亦不去。若得恁麼，方不辜負釋迦老子出世，我汝坐禪一上。有麼？咦！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下座。

臨終辭眾上堂

今年只有茲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緜密做工夫。從上佛祖皆因如是。昔歸宗座下僧夜大叫曰：我悟也。歸宗次日上堂曰：昨夜大悟僧出來道看。僧出曰：師姑元是女人做。若論歸宗，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歸宗其一也。此僧若不的的當當到這田地，怎肯許他？大眾，且把這公案左看右看，反覆細看，是箇甚麼道理？還有佛法也無？還有宗乘也無？且喜沒交涉。此是老僧今日最後分付一著，大眾切宜珍重。

小參

悟心若虛空，微塵飛不到。何況諸聖凡，境跡能依靠。了是空心者，解說無生道。曾令石點頭，普眼莫能討。左也好，右也好，大方獨步無煩惱。說法將近五十年，於中一字都忘了。世世生生法界中，屈尊就下提顛倒。復舉拂子云：看看，直須頭正尾正始得。

小參

心有一法，在處不安；心無一法，未免顢頇。有無心不著，畢竟是何端？江山礙眼情非瞥，心境居胸識未乾。故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橫行也得，直行也得，無能攔攬，殺也不怕，活也不怕，豈解傷鋒？為伊有通霄路徑，行於鳥道，何處覓蹤？絲似幻人，把捉伊不住，佛祖尚不柰何，況天堂地獄耶？大眾！須信有這箇道理，祇如不落聖凡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大鵬鼓翅飛龍震，獅子頻呻大象驚。

小參

一念不生，諸佛眾生無二相；三心勿起，五宗百派總孤明。十方三世誰安？六道四生何立？了無所了，了得元了自心；明無所明，明時祇明本性。三藏不談別事，五宗豈闡他乘？性理未徹，故起萬種參差；心地若明，渾化百家骨董。玄路登而開義網，關棙碎而破疑團。更不滯句隨言，一任曇花開遍野；竟休循行數墨，儘從貝葉散彌天。六載苦行是何緣？祇為演若；九年面壁成甚事？專引逃兒。正眼觀來，誠如一夢。唯有一真一切真，棒喝徒勞驅使；萬法總一法，殺活枉用行持。千聖不柰他何，祇是元無所有。諸方盡力歸仰，皆因脫體全空。從教五位排斑，覓蹤跡了不可得；三玄門啟，求影響畢竟難知。百千文殊神力，難出那伽；一箇普化靈踪，驚翻大地。爭似野狐能變化，不出黃蘗圈襠；縱饒牛牯解翻身，仍受南泉嘔氣。三千門下，百萬人天，檢點將來，盡皆喫棒。且道過在甚麼處？噫！祇為今時有，未免古時無。

小參

行不干徑，坐弗涉牀，放去無踪，收來沒跡。大抵通方提掇異，竪拳舞劍越尋常，差別門庭無軌則，儘從智行不相妨。

小參

佛法非法，貴在悟達。祖道無道，要須親到。達則決聖凡之是非，到則斷人天之果報。達不達，一念無生定自發，發後千燈共一光，不須更議其生滅。到不到，一念純真當實造，造到因緣機熟時，一定虛空解跌倒。論甚佛祖，談甚法道，十方法界絕行踪，陽燄空花何處討。

小參

汝等諸人既臨法會，當以法為先。若不得法，所脩何益？何者是法？即汝心是。古云：即心是佛，即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故云：萬法從心生。還知此心麼？即是目下歷歷孤明，晃耀乾坤底。又古云：心法無形，貫滿十方。此心在眼，能見十方色；在耳，能聞十方音。如是六門，無不鑒覺，須自省悟。若不識此心，縱脩十善，亦非解脫；縱得大定，亦非究竟；縱有辯才智慧，只成乾慧，不免輪迴。汝莫言但要空五蘊，便度一切苦厄。不知五蘊本

空，苦厄何有？經不云乎：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空即心也，色、受、想、行、識亦心也。所以凡所見色，皆是見心。經云：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心體。此心一悟，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乃至無智亦無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能如是，何慮不畢？若不悟者，但於心法無形，貫滿十方中參看。忽日參透，光超日月，大納乾坤，方是入頭處。管取有說話分，自然不被一切有無事縛。珍重！

小參

昨夜雷轟電掣，打破虛空腦裂。不甘哀告毗盧，未能依公斷決。大眾有知者，為伊分雪。僧曰：總在和尚。師曰：聊與一摑。

歲夜小參

時當三十夜，當知折合處。雲從龍，風從虎。九九八十一，五五二十五。西天四七宗，東土二三祖。甜瓜徹蒂甜，苦匏連根苦。趙州黃蘗，不落其數。參！

小參

憶昔年逢四十歲，插秧田內不知由，今時幸值古稀壽，依舊田中去使牛。栽禾博飯古之有，未審誰人共作儔？若有，即來與老僧荷鋤提笠。良久，云：不然，依舊老和尚自己支當去也。四五十年鼓兩片皮，即今覓一箇荷鋤持笠人了不可得。珍重。

小參

直草不踏，橫草不拈，四威儀外絕廉纖。道人不學道，何則？木頭禪者不參禪，何故？甑甎不是達磨來此，爭知教外別傳？摘蘆渡江非本意，九年面壁乃乘權。禪者切宜勉旃。

小參

一塊乘大海，大海統全潮，紅塵匝地如何遣？白浪滔天作麼消？眾中設有拏雲攖浪、奪鼓攙旗者，試請著力看。不然，優鉢非常不亂飄。

臨終小參

人生有受非償，莫為老病死慌。笑破無生法忍，自然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故云：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

涅槃。縱佛祖曲示玄妙，差別門庭，七方八便，接誘羣機，總不出大寂滅光而已。珍重！

普說

學佛道者，第一不得住學地，要行到佛祖田地始得。故善財參一百餘城，但言：我先發菩提心，云何教我學菩薩道？如云：無有一法可得，名菩提心。從上諸祖所得，豈有少法可得也？故僧問九峰虔曰：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峰曰：釋迦慳，迦葉富。僧曰：如何是釋迦慳？峯曰：無物與人。僧曰：如何是迦葉富？峯曰：國內孟嘗君。僧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峯曰：百歲老人分夜燈。你仔細看，是有學是無學？雖然如是，直是行到，方知有此事。但行不學，十有九到。但學不行，十無一到。學行兩全，十脩十到。故釋迦六年苦行，達磨九年面壁，馬祖二十年不開口，趙州八十歲猶行脚，克符一生穿紙衣，玄泰一世著布衲，張九成看箇栢樹子，呂純甫提箇趙州無古今。得此旨者，筆言難盡。一箇箇都是實行上做，一時打破漆桶，自然頭頭上合，物物上明。古今用不盡底，到手了也。要用時，果如貧婆[打-丁+婪]草，隨手拈來。不行但學，縱在三藏腹中穿下，過千七百則透將來。及乎定業到時，未免一場熱鬧，想無別念，只是啊唧。然定業者何？即是無始熟用之境也。雖知此咎，盡力掃除，愈加紛雜。行力不久，雖然脩進，又不知不覺打合輥作一塊去也。若要定業，冤家散去。第一不得打掃他，但把箇敵生死話頭頓在面前，與彼抵捱，必然胡思洞裏閑神野鬼、妖狐恠顢、佛魔天眾近不得也。昔槃特伽曾持掃箒三十年，生死心破，證無生忍，安有盡力行持者不瞥地耶？然切不可恣肆言易。山僧三十年來著實力行，尚自走作不柰何，況不下死工夫得成就哉？故汾陽曰：古人二三十年方纔成辦，況乎今時？余每向人前弗敢言易，不是用實力曾覷破古人巴鼻，安敢說這箇話？定不是饒舌瞞人，瞞人之罪定非輕也。眾等若肯發心從善財本分上用底、諸師話頭上做將去，憤然一念，弗計遠近年月，管取有目如雲開見日、大地光輝，就解向佛未行到處把關下寨、攔擋野狐、揀辯是非、入平等除，却不被六師牽入社火隊、誘壞後昆、汙瀆先聖真師子兒，一撥便轉，決擇種性。若非飲光別傳印子上的，縱是足踏蓮花、頭垂寶蓋，辨若懸河、橫身宇宙，一定當面便吐。何則？祇要選取一箇定乾坤底手段、沒查滓的心腸，扶振宗風，作將來眼。佛法千生莫遇，祖道萬世難逢。某甲幸緣一遇，如獲無孔鐵鎚，身心迷悶有年。忽於大好山行下過，如獲至寶，身心忻躍。迨至今時，用度不盡，始知千聖共傳無底鉢，生生世世永馨香。伏冀當來好心珍重。

拈古

嵩山極因僧問：如何是脩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脩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

師拈曰：惡人無善，善人無惡，倏爾言外知歸，翻然不落因果。僧大悟：悟甚麼？獅兒迸斷黃金鎖。據實舉論，俱未免過。畢竟過在甚麼處？閒雲一道凝青嶂，一任風雷鼓復收。

外道問世尊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師拈曰：此事所謂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祇如世尊良久，昭覺賜棒，還是同是別？若檢點得出，則外道作佛。其或未然，佛即外道。會麼？龍飛鳳舞真奇恠，不中胡僧碧眼看。

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師拈曰：馬祖恁麼道，在老僧則不然。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有鹽醬。大眾！且道與馬師相去幾何？咦！彼即是空言，吾即是實受。

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曰：頭上角未全，身上毛未生。

師拈曰：關津易過，險穿難行。謀士有先見之能，將元惟威勇之力。預知險處不踐，定獲勝地高登。不須血戰以成功，善保軍民之塗炭。從教神機妙算，終是乾弄一場。要知同安意麼？突然掇出燎原燧，驚散巢居鬼窟精。

頌古

世尊拈花。

千鈞寶鼎浮滄海，一丈龜毛縛太虛。不是飲光重出世，爭能百萬眾前嗤。

世尊見二人舁猪過。

君子成人之美，平地無風浪起。雖然與眾無干，未免見聞思議。

殃崛持鉢。

含生多為蘊緣纏，得遇玄音即解冤。豁爾迥超空劫外，葢因不欠路頭錢。

調達在地獄，如三禪天樂。

世尊不識好惡，調達不知死活，驀地故將生屎潑，致令天下問如何，大似臨河而叫渴。咦！法窟爪牙，威稜莫遏。

馬師鹽醬

探竿影草諗來由，是處終還不是酬。三十年來茶飯事，豈應當作寶珠收。

南泉斬猫

南泉揑怪，趙州幫惡。累及後人，牽繩帶索。惟有猫兒，高登極樂。

丹霞燒木佛。

丹霞不是好心腸，活活令人受苦殃。今日酬恩無越此，失錢遭罪幾甘當。

南泉白牯

知有不知有，天下衲僧顛倒走。縱是八臂那吒身，摸著鼻孔失却口。

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曰：明心見性是不錯路。

有口無心老作家，一時正又一時邪。千般伎倆能知的，今古還他子沒爺。

臺山婆子。

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

劃斷虛空真氣脉，掃除賢聖正經綸。須知教外單傳旨，提掇時人出見聞。

庵主竪拳

趙州本分手段，優劣纔分者憨。殺活何嘗有意，不須甘與不甘。

趙州喫茶

殺活縱橫驗作家，有無只是一盃茶，若然遇著僊陀客，畢竟從他不順他。

南陽無縫塔。

問處無端舉亦然，金烏的不在天邊。生知自有通天眼，爭肯同暝望碧蟾。

臨濟喫棒

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擩中總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

問處情真切，慈心祇是椎。大愚不說說，瞥地始安居。騎虎頭，把虎尾，棒喝宗風從是起。[日/巾]轉佛祖鐵心腸，誰云佛法無多子。

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

賓主歷然，其道緜緜。會得者喪，不會者全。

鹽官。犀牛。

扇子已破索犀牛，良久無酬是實酬。連累諸方多計較，盡從草裏去追求。

洞山過水，覩影大悟。

渠今正是我，天地難包裹。我今不是渠，佛祖莫能知。要識洞山真實處，白雲飛在綠楊枝。

雲門糊餅。

雲門跨浪虛空走，笑倒南辰驚北斗。拈向人前不值錢，釋迦老子難下口。

靈雲見桃花悟道。

見色明心，附物顯理。具眼宗師，許而不許。敢保老兄未徹，一隊閒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

婆生七子：

攪亂乾坤漉海涯，豈知兜著活冤家？幸然棒眼明如日，鬼怪何曾得近他？

洛浦服膺。

玉璽權衡在手中，何如被奪一番空。慈悲不忍還他去，不爾爭些落草叢。

雲門須彌山。

挑得嵐風過海門，一時放出冷乾坤。蒼松老栢能禁傲，遇此因緣也斷魂。

雲門乾屎橛。

有屈無伸事果拙，使人憎愛難分雪。直下分明者幾人，鎮州蘿蔔重加楔。

陳操尚書。

非非想天幾人退，舉世參禪難可對。三二十年不柰何，要如足斷方知悔。

洞山麻三斤。

洞山麻三斤，縛殺幾多人。不解祖師意，凝然不動心。麻三斤，是甚麼？擬思量，無結果。

古鏡未磨。

一把爛茅當寶木，燃起烟騰法界中。大抵逢緣沾馥郁，翻然抖碎太虛空。

香嚴擊竹。

時來鐵也變成金，豈在區區遍討尋？擊竹礫聲而太悟，不知賺殺幾多人。

南院啐啄同時。

呼蛇容易遣蛇難，一遣誰知又解翻。已識此蛇能變化，故垂杖送下高灘。

風穴問僧：啐啄同時話，汝當時作麼生會？僧曰：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悟不從師總屬緣，得時猶不費盤纏。從教地轉天迴者，也是金烏下碧川。

風穴一塵。

一塵飛起蓋天涯，不管諸方老作家。沾著必然皆受困，未知誰不被伊遮。

青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無端呈出一三叉，龍象筵中驗作家。若是老胡家裏客，是非蜂起儘從他。

天童覺浴佛，上堂曰：祇如釋迦老子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畫[〇@、]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〇@水]相，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話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相。

向上宗乘，無元字脚。大用現前，智難摸捉。清風無意過山頭，綠水自然眉皺却。若能透出此玄關，無下落時有下落。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看是何人知有。禪道佛法人空，更不思前慮後。

我脚何似驢脚，反轉手難摸索。假饒摸索得時，黃龍關未夢著。

人人盡有生緣，單驗教外別傳。未徹別傳要旨，縱然透得非禪。

浮山九帶。

正法眼，信手拈來不用揀；佛法藏，擬議思量即莽蕩。理貫事貫，各得一半；理事縱橫，應物隨緣。屈曲垂，玅叶兼；扭捏不得，放之自然。金鍼雙鎖，無可不可；平懷常實，不落因果。更問：九帶總在九家坐。會得，有眼如盲；不契，無罪冤過。

雲門三句。

函蓋乾坤句，通天徹地是。一法襍其中，不名超十地。

截斷眾流句，鎮邪決是非。辯才如瀉水，到此却支離。

隨波逐浪句，方便誘羣迷。雖然言句廣，未涉口唇皮。

石頭三不得。

恁麼也不得，虎被狐狸嚇。不恁麼也不得，乾坤齊暗黑。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黃巢滅却劒猶存，天下杳無這箇賊。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三界唯心心是誰，達心心不把心推。長空亘古無形貌，畢竟名言一切灰。

龐居士見丹霞畫七一。

龐老年來氣運衰，挑擔乾草賣長街。果然撞著窮光棍，依舊滔滔哭轉來。

龐居士指雪。

好雪落處地獄滓，都緣未續鉢羅花。頭頭總是家珍寶，祇看誰人解用他。

夾山普請掘坑(云云)，其僧束裝潛去。

拿龍角，捉虎尾，要且全身，不落興廢。夾山老人一場悔氣，這僧鬼面蛇頭，也是無風浪起。

地藏栽田

誰人不愛子孫賢，爭柰非賢亦枉然。家寶已將分付竟，無知金玉當為甎。

僧問演祖：如何是和尚家風？祖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其僧便高聲問，祖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

老僧耳聾，鐵壁難通。誰知直下，佛祖家風。

克符不借。

拈掇全提大闡揚，何拘凡聖與存亡。虛空有骨無心事，一任時人謾度量。

臨濟打維那。

驊騮不是等閒駒，雪覆青山路不迷，大海潑天波莫賺，電光石火卒猶遲。

馬師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物。

即心即佛不是物，太直分明覿面呈。南山虎向水中坐，北海龍從火內停。

趙州無(二首)。

信口張開吸五湖，從教行者亂分疏。要知根本繇來處，五祖何嘗付老盧。

狗子無佛性，虛空重安柄。撞著赤鬚鬍，難逃窮性命。

五宗總頌。

溈仰宗，返思靈燄玅無窮，事理不二通玄旨，縱奪緜緜掌握中。

臨濟宗，棒頭打印妙玄通。三拳一掌興家業，殃及兒孫不可窮。

曹洞宗，無情說法出羅籠。只這是中行異類，權分五位絕無功。

雲門宗，足斷方離劫外蒙。玅法一時新定旨，四方普施永離中。

法眼宗，現成公案續宗風。古今一切皆歸盡，剩有曇花別樣紅。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二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三

住福州鼓山湧泉寺嗣法小師元賢重編

峩峯問答

問：世尊開堂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為甚末後拈花示眾，乃至飲光微笑，便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正法眼藏，密付與汝？未審作麼生說箇密付底道理？

師呵呵大笑曰：明瞞猶可，暗騙難當。

頌曰：劃斷巫山十二峰，孤明一鑑暎晴空。人天百萬皆驚駭，真勝全歸掌握中。

問：世尊初降，手指天地作師子吼：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為甚至雪山覩明星方悟？未審又悟箇甚麼？

師曰：咦！一乾屎橛，說他作麼？

頌曰：誰把虛空計限年，森羅萬象自留連。縱橫施設無窮數，成壞何嘗到彼邊。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初地之士，為何又出得？敢問罔明有甚長處？

師咄曰：這野狐精，三尺趁出去。

頌曰：不向鋤頭尋活計，郤來架上打鞦韆。鏗鍧鼓弄歌歡樂，鎮夜令人不得眠。

問：善財至妙高峯，覓德雲比丘七日不得，後於別峰相見，何也？

師舉尺曰：這是一切峰首，請善財來相見。

頌曰：塵塵普現寶王剎，豈可相逢往別峰。獨有貍奴精古怪，法堂跳出上穹窿。

問：初祖九年面壁，直接上根，未審渠還用功也無？

師曰：這無用漢，說他甚功？

頌曰：不諳世法出世法，却來此土嘴盧都。人天凡聖皆嫌棄，返得清名上祖圖。

問：二祖說法，天花亂墮，地湧金蓮，為甚麼立雪求達磨安心？

師曰：這老有些意思，不解將金博金，却解以塵去塵。

頌曰：三藏琅函砌滿懷，人間天上嘆奇哉。知非斷臂求心法，誰想獃獃亦是獃。

問：神秀在五祖會下為教授師，因甚將衣鉢付盧行者去？

師曰：盧公何曾受衣鉢，莫謗盧公好。

頌曰：老成人愛老成人，一錠金還一錠金。具眼終須知本色，豈應看錯定盤星。

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感百鳥啣花，見後為甚麼却無？
師曰：噫！不唧[口*留]漢，被人換却眼睛了也。自此不解見神見鬼。
頌曰：一世榮華曷可誇，千金不換野人家。門庭險峻人難近，鳥獸何能再獻花。
問：古云：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乃至人之坑穽。為甚麼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師曰：咦！蛇頭鬼腦。
頌曰：悞入禪園見作家，新翻時樣破袈裟。有時包裹三千界，不許時人亂撒沙。
問：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惟人自鬧。如何是本閒底法？
師曰：墻壁瓦礫。
頌曰：情知國難出忠臣，不至艱危不見人。到得南陽門裏去，何須更要問關津。
問：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未審中心樹子作麼生得通去？
師曰：不於五濁惡世，實難尋他。
頌曰：佛於濁世事行難，箇箇聞之著實參；忽日足頭而撞破，竟休出嶺問津關。
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未審露柱與燈籠是同是別？
師曰：噫！却須問取露柱。
頌曰：四洲風月不同同，夜則西兮日則東。聊與時人通線路，須彌山隔在其中。
問：佛法遍在一切處，普現一切羣生前，為甚迷者迷、悟者悟？
師曰：恠一切人不得。
頌曰：天輪晝夜亘長明，不見皆因翳眼睛。更有一般奇異物，六根不具却知音。
問：古云：一切不為，佛也不作。未審作箇甚麼？
師曰：咄！聽誰恁麼說，且去作佛好。
頌曰：威音外是一乾坤，一箇人兒住一村。無上涅槃為伴侶，省煩家業不須分。
問：三千大千界，無剎不現身。為甚普眼覓，普賢不得見？
師曰：咄！恠得普眼覓普賢，不見覓自己也不見在。
頌曰：何似當機不出塵，葢因見上太分明。更須知有超方意，罔象收珠不足稱。
問：異草靈花，覩者皆羨，何因又道有眼如盲，方有少分相應？
師曰：這事要問野狐精，即向汝道。

頌曰：好事不如無事好，牽起還應重跌倒。要得清安一世閒，獨羨平田使犢嫂。

問：不涉言詮，速道！速道！

師曰：咄！汝性急作麼？待我慢慢道也無妨。

頌曰：孤雲來去自優游，管甚時人喜復憂。不讓金烏飛玉兔，何妨鶖子與螢流。

問：寒山、拾得終日或笑或哭，敢問渠還有地獄分也無？

師曰：啊，他那一處無分？

頌曰：出纏人解入纏行，鐵壁銀山一掌平。遍體黃金膿滴滴，眼睛鼻孔若銅鈴。

問：磨甎匪作鏡，車鈍在打牛。祇如打牛，牛在甚麼處？

師曰：咦！知過必改，得能莫忘。

頌曰：大方廣博納虛空，無限行人路不通。一遇到家人的信，不勞舉足在家中。

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是如何？

師曰：咄！且照管話頭著。

頌曰：即心即佛即是心，非心非佛即是佛。擬議墮落野狐坑，不擬仍沉魂鬼窟。噫！畢竟何者是佛？咄！

問：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未審他是貪味供養？未審是法爾如然？

師曰：莫錯擬，蒼天祇許大也。

頌曰：拋却轅門坐玉堂，寒威凜凜整朝綱。山河平靜歌娛宴，上鬻何消更問嘗。

問：靈雲見桃花大悟，玄沙為甚麼不肯？

師曰：大有人不肯玄沙在。

頌曰：不學行時先學走，自然引得傍人笑。鐵牛不怕紫金毛，衲子河沙幾箇曉。

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假饒到後，作何勾當？

師曰：咄！看脚下紅線著。

頌曰：相逢直要辯來因，眼裏無筋一世貧。明暗兩頭俱解住，倒行始是出廛人。

問：楞嚴經云：認能推者為心，是認賊為子。為甚道塵塵剎剎現全身？

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頌曰：潑天銀浪擁山來，來一回時去一回。萬派千流如鼎沸，和同到海亦悠哉。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尚有何事？

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頌曰：未明明廼共誠真，貧富雖殊一樣心。道行臨深如履薄，通玄爭肯枉光陰。

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箇也不消得拋向水中。未審渠具甚麼眼得恁麼？

師曰：咦！賣燒餅底手脚數他。

頌曰：手段雖低計較多，愛河翻鬪爍迦羅。果然被摝徐徐去，子母俱焚莫柰何。

問：王老師做一頭水牯牛，即今還在甚麼處？

師曰：一塵不空到是極。

頌曰：可笑叢林今古客，路頭不見曷參禪？南泉遷化為牛去，誰不驚惶嘆可憐？

問：禪即不問，如何是宗？

師曰：葛藤絆倒大虛空。

頌曰：問宗不問禪，妻死哭黃天。劈脊三兩尺，痛快莫成顛。

問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離知識又成灰斷，作麼得相應去？

師曰：咦！山露連纏骨，水流不斷筋。

頌曰：層層疊疊接青天，水曲山彎沒際邊。碧眼老胡都不涉，葢因不肯續燈傳。

問：廣南有顆鎮海明珠，仰山未嘗收得。敢問和尚還曾收得否？

師曰：囚！你那日見得鼈？

頌曰：誰道神珠鎮海涯，纔方舉念悉皆差。枉勞娑竭殷勤守，遍滿乾坤總是他。

問：威音王前有一對無孔鐵鎚，大悲通身，手眼為甚摸索不著？

師曰：聞時富貴，一文不如；見後貧窮，萬金不換。

頌曰：須彌下際普金剛，透海穿山總放光。間有野僧能粉粹，人間天上少承當。

問：普化時常打筋斗，未審渠是何心倖？

師曰：絕好心腸，肥邊易得，瘦肚難求。

頌曰：為因描得盤山真，便解叢林翻筋斗。天下道彼是瘋顛，寶蓮臺上呵呵笑。笑甚麼？活跳蚤。

問：古德云：你有拄杖，與你拄杖；你無拄杖，奪你拄杖。拄杖既無，奪箇甚麼？

師曰：奪得他手裏無底，纔見手段。

頌曰：劃斷山頭幾白雲，清風祇得努雙睛。空花陽燄能收去，送得來時有幾人。

問：布袋和尚向十字街頭等箇人來，未審這老漢是甚麼心倖？

師曰：待汝等著他來，即向汝道。

頌曰：一生單等箇人來，誰覺其人久在懷？可惜諸方雲水客，空勞神力用心猜。

問：石頭問南嶽：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何也？

師曰：噫！死強漢著甚來由？

頌曰：毗嵐持住一乾坤，萬象森羅悉已遵。此是瞿曇收放的，根苗聯續至今存。

問：百丈再參馬祖，遭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聾後得箇甚麼？

師曰：釋迦老子付迦葉的。

頌曰：千鈞弩不為鼷鼠，一舉鋒降師子威。龍象觀之心膽碎，世間天上實希奇。

問：法是諸佛說，因何諸佛又以法為師？敢問諸佛未生時，法在甚麼處？

師竪起拂，云：會麼？此是佛、法、僧之師。

頌曰：眾中不有寒山客，決莫同他說一言。昔日丹霞無點化，決然道彼是瘋顛。

問：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未審是那一重關？

師曰：是這一重不差，省得又加搵[木*(天/韭)]。

頌曰：直漢從來不受欺，未嘗舉意我先知。蒼蒼也解知人意，何況人天調御師。

問：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趙州為甚麼又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師曰：賊終不認賊，贓露爭不得。

頌曰：千將決不讓不平，但是當鋒猶損己。天下聞風必恐驚，三頭相滾復何喜。

問：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脩行人慈悲何在？

師曰：好小人[怡-台+作]憧，君子慎獨。

頌曰：九重圍禁鎮天威，勅合通行遍九區。勦賊除奸梟詐佞，施行發政按時宜。

問：古人有箇未了底公案，請師銷繳著，免得掛人唇齒也好。

師曰：可不妨舉起。瓦解冰銷。

頌曰：拿住中間布袋口，那畏千頭與萬頭。麤細聖凡收在內，管他歡喜及憂愁。

問曰：古人畫圓相呈了，作女人拜，看將來是甚麼氣象？

師曰：拈花示眾，誰解破顏？

頌曰：紅粉佳人續祖燈，金沙灘頭馬郎婦。人間天上獨稱尊，此等何嘗在二數。

問：古人戲椎擊土，土碎，豁然大悟。未審悟在甚麼處？師打尺一下，云：百襍碎。

頌曰：遊戲三昧，成羣作隊。搦痛鼻孔，連悔至悔。跨驊騮兮五嶽逍遙，碎金剛兮一身富貴。一根椰栗活如龍，萬頃滄波齊屏息。

問：古人書心字於門壁上，其意云何？

師曰：無事枕松石，賣卜 掛招牌。

頌曰：為人不得賣心肝，百尺竿頭進步觀。覷透古人真實意，縱橫海內把天瞞。

問：教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假如須彌山，作麼生轉？

師曰：咄！収放芥子孔裏著。

頌曰：一塵一座五花臺，法說如雲遍九垓。奇怪衲僧都不采，何須轉物共如來。

問：大覺參臨濟，濟竪起拂子，覺展坐具，濟擲下拂子，覺収坐具而去。敢問他具甚麼眼，不禮而去？

師曰：關迷逢達磨。

頌曰：不假揚眉先已知，開門憶得閉門時。龍驤雲起師資合，虎嘯風生賓主歸。

問：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得祖正法眼者祇三五人，牛頭亦未知向上關棙。祇如關棙子、正法眼，相去幾何？

師曰：咄！且向大門出，莫過祖師關。

頌曰：灘水湘河十八灣，舟行前後兩相攀。雖然阻隔無妨礙，到岸清幽一樣閒。

問：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云：古路毒蛇頭戴角。如何是古路？

師曰：咄！行歪難下足，尚未省來頭。

頌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未到多應被彼瞞。慣便乾坤同隻眼，從他言語百千般。

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敢問世尊未出世時，還有佛法也無？

師咄曰：會說說都市，不會說家裏。

頌曰：物物夏長春生，人人頂天立地。是有是無，知心知己。

問：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和尚年老，還用侍者也無？

師曰：唔，須是用他，不許近傍。

頌曰：端居法界獨稱孤，寶殿翛翛一物無。濟物利生常勿憚，不教人拜佛毗盧。

問：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畢竟如何得到家去？

師曰：路見不平，拔劒相助。

頌曰：太阿鋒出匣，多因斷不平。二邊俱一則，中道勿令贏。多少不勞諍，是非不足徵。三頭并六臂，不許入中廳。

問：趙州行脚時，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於今無人舉著，請和尚舉。

師咄曰：後生多明日，老人多往時。

頌曰：眼光爍破四天下，再不令人暗處行。賓主無言吾舉了，不知陷殺幾多人。

問：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云：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此意如何？

師曰：啊，有口無心，說話極真。

頌曰：異類中行出世奇，四生生過總無依。天人師也非為貴，毛角空兮更解飛。

問：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為甚留得彌陀、觀音在？

師舉尺曰：唔！思大今日遭手了也。

頌曰：三世諸佛被他吞，他今忽地遭吾手。令伊一尺碎微塵，致使彌陀法道久。

問：盡虛空，遍法界，此是文殊智、普賢行。未審衲僧分上又作麼生？

師曰：咦！亘納虛空，時含法界。

頌曰：有時萬象有時空，地獄天堂不是通。法爾如然非造作，三賢十聖值驚魂。

問：普化搖鈴，禾山打鼓，石鞏張弓，迦葉作舞，恁麼伎倆，還當得宗乘也無？

師曰：要求天上福，須用世間財。

頌曰：老人說法懶開口，祇使鼓鈴弓箭走。有智相逢不展眉，無情撞著頻招手。

問：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時嘶皓月前。未審是阿誰受用？

師曰：此子老僧實不知道。

頌曰：斯人古怪沒來繇，不在乾坤及九流。佛祖位中留不住，萬機謀略曷能収。

問：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作麼生是不轉的經？

師曰：梵音深玅，令人樂聞。

頌曰：手不釋卷無文字，三藏琅函一口宣。不是聖王能具眼，險些一眾莫伸冤。

問：韓文公一樣問，大顛與首座，大顛與首座一樣答，因甚麼不肯首座？

師曰：唔！莫錯會好，却是首座不肯大顛。
　頌曰：勘判諸方同不同，有時西現有時東。文公若有摩醯眼，爭肯留衣服大公。
問：秀禪師偈云：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且道作麼生是本有的佛法？
師曰：噫！是何言歟？蹤得家財，未免走在。
　頌曰：聖主經綸內外安，豈應守御在金鑾。簪纓積代非為貴，尊勝輸歸倒剎竿。
問：久聞忠國師遺一無縫塔，即今在甚麼處？
師曰：咄！陜府鐵牛冀堆裏倒在，請去看。
　頌曰：從來久羨南陽塔，舉世無人解去尋。雪竇當時指箇影，至今湖海謾沉吟。
問：三世諸佛不說法，歷代祖師不參禪。且道甚麼人得恁麼去？
師曰：盲聾喑啞者。
　頌曰：竭世樞機定不乖，方圓左右玅奇哉；門前各有通宵路，豈向街頭問鬬獃？
問：一切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且道如何是此經？
師曰：學而第一。
　頌曰：行行卷卷太分明，何必三年說起因。萬象森羅齊顯現，空生徒自淚沾襟。
問：諸佛不出世，敢問王宮降誕、說法利生者是阿誰？
師曰：繫驢橛。
　頌曰：消息從來不許知，柰緣更有泄天機。太虛今古涵天地，生死真凡敢曰誰。
問：楞嚴經云：若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隕。從古洎今，成道者如麻似粟，因甚山河大地永無變遷？
師曰：咦！又是一眚生也。
　頌曰：具眼端然識正邪，從他空處起空花。珍珠収在囊中竟，一任盲人亂撒沙。
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作麼生是那吒本身？
師曰：咄！祇許汝見，不許人聞。
　頌曰：太冶真金無變色，隨方作器數難量。一逢鑪鞴鎔同了，萬狀千形沒處藏。
問：無邊剎海不隔毫端，敢問梵王與帝釋還同裏許否？
師曰：也要與波斯通事商量始得。

頌曰：剎海無邊一體觀，何須更論一毫端。眉間突出摩醯眼，不被真凡境跡瞞。

問：佛知無量劫因地中事，請問和尚，三世前那事還記得否？

師曰：適纔與汝道底。

頌曰：這一時通歷劫通，古今三世一塵中。虛空有盡渠無盡，剔起眉毛同不同。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師曰：火燄裏看是阿誰？

頌曰：疑雲散盡露金烏，海嶽虛明鑑有無。從教劫灰都散盡，端然不涉赤鬚胡。

問：珍財滿室非貴，濟貧賑乏為佳，請和尚隨時飲啄底布施些子。

師曰：近前來領去。汝若生心受施，未免有事在。

頌曰：澗飲松飡志獨高，爭如出格老風騷。浮山五味親供眾，常住何曾犯一毫。

問：能因境有，境逐能沉，能境俱忘，復是何物？

師曰：有名無實，是實非名。

頌曰：析煙分爨最難為，打合營家極易持。孝順和同天意順，便宜極則少人知。

問：黃冠羽氅，駕霧步虛，不稱道人，未審阿誰是道人？

師曰：老先生是三清之師，識否？

頌曰：道人不駕鶴乘雲，豈住蓬萊與太清。瑤草朱英瓊玉殿，擬心躭墮野狐精。

問：假饒全提正令，是弄死蛇頭。如朗月當天，猶是堦下漢。作麼生是向上人？

師曰：不穿雲水履，肯戴寶花冠。

頌曰：紛紛雨點一時収，獨羨靈雲老比丘。啟立門庭無限量，纔方登者若冤仇。

問曰：承和尚有言，須彌粉碎成團去。成團則不問，目今帝釋向甚麼處去？

師曰：啊，眼睛中甓。

頌曰：見不通兮問不詳，一身何更奉多娘。了知如幻無生底，劈破揶丸總不妨。

問：昨夜一問，已呈方丈久矣。和尚為甚不還某甲？

師曰：應。

頌曰：瓊枝寸寸為珍寶，沉水分分是妙香。寶所定然無襍具，不消意識漫商量。

問：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須吐却。敢問老和尚還吐却也無？

師曰：咄！月有忻潭之意，水無愛月之心。

頌曰：大人君子意平懷，不棄愚而不尚乖。若要與君通一線，莫遊南嶽與天台。

問：涅槃和尚命眾開田，許說大義。及上堂，為甚祇展兩手？

師曰：噓！離田求義，箭去久矣。

頌曰：茫茫一片白滔天，大義何嘗又不全？從此解翻身脫殼，飛騰出世絕廉纖。

問：溈山召仰，山曰：慧寂。寂應諾。山曰：出也。仰大悟。但未知悟得箇甚麼？

師曰：唔！迸斷井索，忍痛難禁。

頌曰：麒麟落草猶無柰，忽值相携便泰然。一粒伽陀療劫外，當知各有好因緣。

問：睦州關門，雲門損足，便大悟。畢竟悟得甚麼？

師曰：咄！叵發眠夢事多端。

頌曰：為人須要為得徹，殺人必定要見血。有些氣息便相妨，懸厓一拶命根絕。

問：萬松謂洛浦如生澁，鑰匙投舊鎖，家常鹽醋已喫知酸，於是服膺。即今鑰匙在甚處？

師打一尺，曰：收放甚處？

頌曰：薄靸周遊天竺路，枯藤撞斷海山雲。臘梅落盡方空谷，笑看南山露蚤春。

問：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渠具甚麼眼，不容師說法？

師曰：咄！理合如是，不必再移。

頌曰：祇因鼻孔痛得徹，一世心胸恨不消。把斷要關渾不放，逍遙外更有逍遙。

問：庵主竪拳無異答，趙州褒貶意何如？

師曰：疆界令嚴，不許攙行奪市。

頌曰：指南一路覓天機，舉眼看時定不知。句後言前如會得，電光石火卒難追。

問：傅大士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即今春生、夏長、秋殺、冬枯，其中還有為主底也無？

師曰：當該值歲。

頌曰：人人各有先天祖，剔起眉毛不用觀。萬象森羅藏在內，分明頭角莫瞞頇。

問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未證據者看。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擒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此理如何？

師曰：即師子捉兔，盡其威力。

頌曰：撐船不到岸，氣殺岸頭人。大似白拈賊，聾者許知音。

問：某甲捉得箇野狐精，莫犯和尚諱否？
師曰：咦！敢莫是箇死猫兒在？
頌曰：莫是野狐能變化，金毛隊入心無怕。拿來開口與吾聽，斷不辜伊真及假。
問：某甲未出家時有一問，至今無人答得，請和尚答。
師曰：中九子吾以教彼訖，汝自問之。不然，下七子更好問也。
頌曰：讐人相見兩眉攢，各在心知豈假言。不放過時何所與，驀頭一尺再加拳。
問：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敢問是阿誰境界？
師曰：囚！好一隊畜生，解這等作弄。
頌曰：禪宗境界絕依因，散樹鋪田不用尋。今日已成菩薩面，昨朝原是夜叉心。
問：古云：待石烏龜點頭，即向汝道。目今石烏龜點頭也，却作麼生道？
師曰：咦！蝦蟇叫襍沓，又道淨版聲。
頌曰：轉身相續句隨通，緜遠連環振古風。剖破心腸肝膽後，老胡不解少林宗。
問：汾陽問首山：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陽大悟。敢問悟得甚麼？
師曰：咄！祇是韓盧逐塊。
頌曰：千年故紙好合藥，祇要醫王解下方。百萬家財都付與，不消書契也為良。
問：三乘十二分教，一千七百則宗，盡是黃葉止啼。敢問和尚說底是甚麼？
師曰：咦！聾人聽去，啞子傳來。
頌曰：良驥追風曷假鞭，真兒何用止啼錢。時來拄杖成龍去，運去黃金變作甎。
問：道不屬知與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如何得相應去？
師曰：不知眼中有翳，却怨空裏生花。
頌曰：嬰兒祇要乳酥甞，那管親娘不是娘。直待有朝來具眼，塵塵剎剎顯全彰。
問：十字街頭打睡，千尋海底翻身，斯人堪作何用？
師曰：咄！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頌曰：解向佛前欺侮，必然祖後生端。白日青天打睡，三更半夜盤桓。古怪蹺蹊諸釋種，至今天下黑漫漫。
問：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如何是一法？
師曰：中山河大地，卉木叢林。

頌曰：見聞知覺最朦朧，萬象羣靈一握中。不入白雲家裏去，爭知足下有清風。

問：甘行者在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行，泉聞便打。破鍋子是如何？

師曰：咄！一箇跨海征東，一箇便漫天叹北。

頌曰：因緣撞著死冤家，出入行藏豈讓他，此橫鐵槊彼按金。

又：拂袖便行鈎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

問：南泉住菴，一僧來參，泉曰：我去上山作務，汝自炊飯喫了送來。僧做飯喫了，將家火都打破。泉下午回，見僧在牀睡，泉亦傍睡，僧即起去。此理如何？

師曰：正為朋者生，為友者死。

頌曰：絕世無如真子出，果然惡氣播諸方。南泉若不依它作，畢竟庵中打一場。

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左右不然，教行人如何踐履？

師曰：腦後見腮，不與往來。

頌曰：倏然已到法王家，管甚千差與萬差。丈六金身同草用，涅槃煩惱總空花。

問：教中鈔解疏，疏解經，未審經解甚麼？

師曰：咄！一箇連累兩箇，三箇連累四箇。

頌曰：連環綺互莫申舒，一竅虛通一亦無。是事不從人所得，達磨故所觜盧都。

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畢竟在甚麼處？

師曰：咦！火罏震動，通身汗流。

頌曰：彌勒當來下生，人人活陷深坑。現在兜率內院，白白將自羅籠。金剛般若兮無人無我，華嚴法界兮勿西勿東。火罏震動堪作麼？須知下載有清風。

問：某甲有二百問，請和尚一句答來。

師曰：啊，答也未。轉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頌曰：一句當天答也未？古今宗教問皆酬。若還更要尋心路，一尺端然定不休。

問：蓮花色比丘尼見佛，佛訶云：汝何得越大僧見吾？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未審利害在甚麼處？

師曰：實好心，無好報，大事得無憂。

頌曰：舌頭有骨非為佛，言說無因却是真。見不見人都一尺，令他粉骨報師恩。

問：趙州云：轉藏經竟。婆云：為甚祇轉半藏？未審婆子具甚麼眼？
師曰：錯，何太多生！
頌曰：具眼纔能収施錢，廣為儉用不為慳；一旋三藏餘多軸，何以猶言轉未全？
問：地藏謂法眼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眼即大悟。未知悟得箇甚麼？
師曰：囫。八字打開，洞然直入。
頌曰：滿盤捧出醇甘露，到口令人命即亡。絕後再甦欺不得，翻嗟岐路漫尋羊。

贊

彌陀贊

稽首阿彌陀，蓮開九品攝娑婆。四十八願深如海，婆心不柰闡提何。豈不聞提婆達多生陷地獄，云如三禪天樂。似這等欺聖瞞凡，不受顯頇能幾箇？壽昌膽大親說破，莫把虛空亂捉摸。若有人以椰橛罪我，必自承當領荷。何以故？狹路相逢躲不過。

釋迦贊

黃面老，黃面老，莫瞞我了。化白象以降皇宮，托摩耶而成潦倒。生下周行，信口便道：七十九歲貪名，四十九年苦口。臨終不柰閻老何，手把曇花問諸老。諸老云：好迦葉，祇皺眉。所以不可言，只自微微笑。次第流傳到老僧，為它傾出一栲栳。咄！

大士贊

普門大士，剎剎全身。十方法界，不隔一塵。擬心朝謁，眼裏無筋。金沙灘頭，魚籃何在。普陀巖上，磐石猶存。若然此處見觀音，金屑落眼必傷睛。畢竟作麼生？青山幽窵白雲深。

達磨贊

達磨大士，不順人情，好肉剜窟，痛處加針。梁武啟問第一義，廓然無答太分明，自己祇云不識，真箇是黑臉烏心。九年面壁等箇

人，神光三拜始安心，隻履西歸陷魏使，迨及於今。噫！可惜當面蹉過。若是跛脚雲門，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仰山古梅禪師贊

古梅古梅，揑怪何大。沾如來恩，續臨濟派。用金剛圈，喝祖呵宗。掌野狐精，囊藏被蓋。有時向仰山使鬼驅風，或乃依湖海貴買賤賣。尚幸今已露賊贓，遇老僧打破營寨。若然不肯不甘心，行人盡在青山外。

董巖雲陽禪師贊

雲散於長空，陽回於大地。盡華藏含靈，拄杖頭出氣。

一菴禪人贊

一亦不可得，菴跡何所留。寶池澄巨浪，橫駕採蓮舟。

古心法師贊

古佛傳燈久，心師續燄長。欲知渠去處，芳草臥斜陽。

趙預齋居士贊(居士臨終落髮)

預齋老翁這等形狀，髭鬚白而不白，和尚相而非相。十卷楞嚴，任你週流；一點菩提，從人譽謗。似這等沒用的老頭陀，貶在閻浮極惡世中，留與人天作箇榜樣。

自贊

這箇東西也寫上絹，實沒來由，又何可羨？有影無形無背面，天上人間不曾見。影似千江之月輪，形若太虛之閃電。可愛也，達些妙而知些玄；可惡也，泄萬機而通萬變。有時將自己虧，有時把他人騙。顛顛倒倒不成人，千萬莫等閻王見。何以故？畢竟難栲伊是善不善。

這漢無理，第一不賢，埋頭喫飯，縮脚打眠，又不慕道，亦不參禪。有人撞著無價寶，他言不值半文錢；設有人問作麼生，驀地攔

胸打一拳。不是欺地，便乃瞞天；撞著箇作家挨拶，便云是教外別傳。噫！似則也似，只好作馬為牛，不解人間長福田。
這老漢太懵憧，不習真乾打鬨，弗依世上務本生涯，只好山中填坑穵孔。然是此土生身，祇奉西天梵種，一生倔強詆禪宗，到得人間君子重，徐徐惡風而播諸方，也不辜他而嗣曹洞。生平不能與諸聖齊功，到也共一箇鼻孔，楖櫪橫拈要打人，聖凡聞見眉毛痛。切莫理他，各自珍重。
此老無極，不識可識。纔涉思惟，銀山鐵壁。空如來藏，不假施功。碎祖師關，無勞用力。漏逗今將一紙彰，遲其鑑者多生益。
這漢最粗，龍頭蛇尾，逢人不親，見佛不喜，尋常鼓舌搖唇，解道祇這便是。會者，拄杖到頭；不會，佯不釆去，江湖多有生嗔。其不然者，面壁騰騰，順世度時，便宜到手而已。也有不唧[口*留]漢，再三請上紙，若遇出世的頭陀，畢竟被他笑歪嘴。
這老漢，具何福。煩息人，多屈曲。箇底虛空不如，豈是這般面目。為人拶著笑呵呵，等閒撥動屙漉漉。問妙答玄，三番四覆。有時道鐵壁銀山，有時云本來具足。或且敬重聖賢，又或觸忤佛祖。似這等沒定量阿師，也把他上數。何得將金粧橛，木灼然。布施我者，不名福田。供養我者，應墮地獄。何以故。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伶俐衲僧休笑侮。
這潦倒漢沒些伎倆，於聖凡中不知痛癢。依林泉四十餘年，混世流七旬將上。曾到大好山來，始識宗門背向。遍歷南北訪參，只論一條拄杖。不管聖去魔來，正令親行非曠。拗捩不順人情，貢高爭容比量。似此不唧[口*留]阿師，安用寫他這般模樣。
這箇潦倒和尚，做盡千形萬狀。向孤峰頂上三二十年，把水月生擒。遊各叢林四五十載，將虛空亂撞。滅胡種族，嘯月吟風。破提婆宗，拿雲[瓝-勺+(穫-禾)]浪。橫推直送，碎祖師關。蠻打倒拖，空如來藏。未審他學得甚麼本事，胡行亂為。料想彼習成大好山規，縱心放曠。(寶方請)
此老無知何所能，五旬避世泊林泉，聞伊撞入惟寬社，故所於禪解發顛。不希聖地，不重心田，又無忌諱，兀兀騰騰，儘世猜疑肖不賢，大抵真凡収不得，拍碎三千及大千。祇自漏逗云：功未齊于諸聖，古稀過後尚犂田。這等去就，也有人寫上箋，葢為明心不住禪。
咄！你是瞿曇真種，為甚不似面孔？論禪多則顢頇，辯教全然儱侗，說話不依古規，行事無自珍重。於世都無一法長，何如敢受人天供？

圓相贊

這一段明妙，合向者希少。百萬人天中，獨迦葉微笑。次第流傳古至今，野衲幸緣而湊巧。向茅鐮上放光，鋤頭邊弘要。平山填陷穵而建道場，鑿石塞濡潭以成畎畝。誘湖海衲子拚命損身，令諸山道人刳心杜口。不是與麼圓，伊爭得如是去就。信筆縷觀似仁真，千萬莫與作家曉。何則，恐渠笑不了。(沙縣陳元仁元真請)
相出無相，明帶不明，僧繇雖妙畫難成。唯斯野衲合其真，故假其形示箇人。若也達磨師見，必然努目睜睛。何則？笑人，笑人。
這樣東西，像箇甚麼？類圓陀不陀，似光爍非爍。法界不能安，乾坤無處著。若非達性人，終是難捉摸。道者莫向語言中測度。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三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四

住福州皷山湧泉寺嗣法小師元賢重編

偈頌

浴佛

釋迦牟尼佛，不名解脫僧。如何不解脫？將房入火坑。生向摩耶腹，死墮拘尸城。至今熱水無情謂，澆得年年頭上痕。

棒喝

千喝并萬喝，左打及右打。不為別甚事，只要解脫灑。

閱馬祖語錄

馬駒踏殺天下人，尚幸袈峰餘一箇，是故不惜兩莖眉，盡底掀翻都說破。

掃師塔

倏然三十年，忘却來時道。青草一般鮮，朱顏色已老。古今理本常，成壞事難保。歸去來無他，惟將師塔掃。

作務

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有苦，惟慮行門虧。

遊山

暫出禪關絕頂遊，萬山凝翠豁雙眸。翻然問著同來者，誰識山中老比丘。
試問白雲何處去，隨風帶月共參堂。問伊說的何言句，各自徐徐散八方。

與來首座

年同月同，海東山東。江北河北，天通地通。佛祖命脉，總收其中。要在智者，指導羣蒙。舉勿干己，用不犯鋒。現凡應聖，妙合玄宗。處處弗處，在在非逢。如是格外，付與爾躬。

來首座初字本然師為作頌

本然清淨亘如然，契證多生值有緣。觸目混融皆至妙，通身作用總虛玄。五宗極則機齊貫，三藏精微理共圓。不礙古今凡聖事，如來禪合祖師禪。

與少司馬璩三谷

影滅皆因形盡也，心空緣是法空耶。非關不奉牟尼旨，大抵心生未免差。
乾坤粉碎的為奇，若是貍奴不肯伊。饒彼古今三際斷，都來未盡一分疑。

與袁曦臺孝廉

處處皆為般若場，山山自有白雲藏。丈夫各解翻身去，豈肯甘心負臭囊。

與建陽傅震南刺史

不從諸聖慕，豈向自心求。百花開又落，總不辯春秋。

與鄧工部六昂

夏秋多炎熱，春冬多雨雪，寒熱兩相攻，智者難分別。熱中即有寒，寒中即有熱，主在寒熱中，何須多扭捏。

答王太史(師妙年居山，太史勉其參方，師答以此偈。)

素目林間饘粥甜，何曾有意效金僊？蒼蒼不昧其虛實，欲得全收要好田。

與鄧徵君論宗乘

大地山河絕滲漏，橫身宇宙總虛頭。不依格外通玄旨，一度忻來一度愁。
枯木巖前差路多，旃檀林裏復如何？假饒跨上金毛背，要解禪林唱哩囉。

送僧行脚

報汝參禪要實參，莫教布袋兩頭擔，自由獨立隨時去，管甚前三與後三。

與養冲朱明府

曇花爛熳遍天飛，不入儂家一篠扉。自有一條家具在，何須捧鉢復披衣。
買得黃金賣與人，都來枉費一番心。直須扳倒虛空打，始不遭人換眼睛。

述悟

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直出祖師關。
透徹乾坤向上關，眉毛不與眼相參。聖凡生死都拋却，管甚前三與後三。
曝地斷時成解脫，礙膺散却出纏綿，之乎者也超今古，示現乾坤別是天。
野獅不啖人間食，十二巫峰得自由。養就縱橫無礙力，崑崙翻轉作瀛洲。

楞嚴徵心辯見

楞嚴妙旨總唯圓，七處徵心為落偏，八還辯見歸真見，真見何嘗措一言？

山居

師子遊行無眷屬，老僧平昔愛孤獨。山中種粟活殘庚，一入宗門不入俗。

萬松影裏三間屋，枯木巖前一箇人。三二十年如此過，肯將幽趣博虛名。

自敘

一根戒尺活生涯，變化無方要儘它。佛祖聖賢俱不讓，蓋因眼正驗龍蛇。
山重重也水重重，何水何山不可容。妙湛覺天誰不愛，老僧視作破帆篷。
道被身心異世間，衝開鐵壁與銀山。聖賢用底都拋却，一任橫趨佛祖關。
眉間常放白毫光，不畏千山葛木椿。認得分明緇素別，何愁舉措不通方。
罄無一物自優游，水陸羣魔總不收。隱顯隨心忘取捨，有錢終是不風流。
長江八月無風浪，大海三時絕水潮。相遇茲時的境界，不逍遙處也逍遙。

和徧容和尚歸去偈

箇中無悟亦無迷，幻現來兮復現回，來也端然誰是我，去時畢竟我為誰。不如無去無來好，爭似解生解死悲，今日方知無我我，側騎鐵額不歸歸。

答劒峯庵主

謾携竿木混凡塵，箇裏如如有幾人。攪亂乾坤非好手，縱橫宇宙本真情。虛空摑碎泥牛吼，大海掀翻木馬驚。庵主那知貧道事，南山下足北山行。

與吳瞻南明府

大道明明心目閒，不須擬議著心攀。觀空入定翻成遠，逐句尋言轉見難。解義通玄猶滯網，隨流得妙未離關。欲從此處窺玄旨，直教身心死一番。

大通頌

大通當下絕廉纖，今古風規總不沾。祇是本來元具足，葢因箇裏出纏綿。別峯相見仍非妙，隔岸投機豈是玄。縱有單傳消息事，必然於彼也生嫌。

山居四首

不居聖域與凡籠，本分生涯眾莫同，舌上雖無三峽水，心中別有一帆風。諸方火葬俱留跡，這裏生埋却少踪，敢問參方方外客，老僧何似鬻薪翁？

聖凡情盡滿懷空，兩脚長伸任主公。不是癡狂迷路客，亦非醉酒臥街翁。混然無法堪思議，豁爾常明絕始終。寤寐死生俱一致，南能端不會禪宗。

扳倒虛空作枕眠，從伊山水自流連。雖然居世何嘗世，不喜生天豈離天。一念頓空誰論道，無心默契孰參禪。通天徹地非他物，何用拈花示別傳。

通玄一路少人行，上者方知意味清。不向空王家裏住，豈從異類隊中生。非關強硬忘人我，祇為分明別識情。逆順境中牢把穩，自然別有定盤星。

咏風

虛空往返無何有，世界傾成在剎那。轉地旋天功不小，翻江攪海力猶多。經過虎穴聞深吼，偃息鯨川待落波。有上般舟歸去者，不勞彈指片帆過。

咏月

雲散長空兔魄懸，光吞萬象興悠然，渾融世界精麤色，映徹江湖上下天。不借禪燈遊法苑，還同佛火映金蓮，馬師物外曾誇眾，王老能超藏海禪。

山居

貧居山野絕餘糧，明月清風伴草床，榾柮一爐薑滿鉢，安閒不較世炎涼。

破單風雪透衣冷，袖手圍爐對死灰，豈是蒼天偏苦我，法身凍不殺如來。

山行

學道休分親與踈，渠今是我我非渠。山行別有一般趣，業識牽來當作驢。

誡嗜好

道人忘嗜好，淡薄且隨緣，賢達能安分，愚迷秖怨天。臥薪嘗自苦，喫水也為甜，真箇為生死，荷衣補破穿。

寶方勉眾

門前有路行非妙，眼裏無瞳看更明。學道未能超學地，鐵鞋踏破枉勞神。

示禪人

空拶空兮功莫大，有追有也德猶微。謗他迦葉安生理，得便宜處失便宜。(博山初入室時，師示以此偈。)
不肯縱心搜外道，葢因大用有生涯。現前一段風流事，除是禪林老作家。
要得通身渾是口，大宜宗下一齊穿。禪關不碎安能泰，直下掀翻浪拍天。
覺路誰家不貫穿，也須一步自新鮮。十方三界無塵隔，大地山河沒際邊。
掇出須彌問碧空，豈知舜若辯來風。翻身已入滄溟去，爭柰眉毛壓兩瞳。
法門處處大張開，契理投機入不來，不信但觀三佛老，直令大病打方回。
買得黃金賣與人，虛空拗折付知音。清風不許從門過，石女何須問故新。

示撫州二居士

雲門道箇須彌山，直路行人反作彎。唯有了元行得正，不登從上祖師關。
法眼參方知見多，無如地藏指頭何？直須拶破虛空骨，一切現成始解屙。

示休那禪者

本地風光騰法界，十方清淨絕微塵。含天裹地渾無物，釋道儒宗謾有名。

示元著關主

得有因由悟有時，青山一歲一芳菲。但能不為時辰使，自自如然合化機。
萬法收歸一法化，遇人遇物祇一下。他行東路我行西，調直開交難擬價。
此事從來不許可，果然難得十成人。要教枝上生枝去，始解懸厓撒手行。

示少室禪者

祖道凌遲事若何？為因不契笑頭陀，孤峯頂上生機少，大海潮中死者多。飋浪拏雲能有幾？掀天揭地莫尋他，要知少室山前事，順信神光度達磨。

示本如禪人

法性本如如，因緣隨妄起。知妄返歸真，究真無終始。達此真妄源，含天并畏地。了知因緣跡，如夢幻起止。生死亦復然，何捨亦何取。跨上般若船，自他兼利濟。

示涂如本孝廉

丈夫信得過，萬法當看破。頂天立地一圓明，畢竟非人亦非我。何罪何福？誰善誰惡？應機接物本如然，遍界通方唯一箇。

示元瑩禪人

學道易，治心難，心治何愁道不遷。智者究心不究學，絕學空心透祖關。得心旨，法界寬，盡世機關總不干。一法不留無繫累，超然透脫我人山。一法悟，諸法空，頓忘五派及三宗。獨露團團光爍爍，一任真凡異與同。

示自明禪人

堪放不堪収，明知暗路頭。明途不肯過，暗地豈令遊。玩水知漚跡，登山達境幽。浮雲同泛浪，空得自悠游。

示印江法師

心月印江明上下，通天徹地卒難窮。高高猶在深沈處，寂寂還如動用中。生滅無干虛應跡，去來不涉假名蹤。發明到此真殊勝，物物臨機處處同。

示悟空禪者

悟空須悟本來空，勿為真空空色籠。一悟無生生滅寂，貫通本色色空融。空生大覺如漚發，覺出虛明似日紅。更有別傳宗旨趣，南行北面喚山翁。

示建陽傅居士

清清淨淨一靈光，剎剎塵塵不覆藏。萬萬千千都失覺，多多少少弗思量。明明白白無生死，去去來來不斷常。是是非非如作夢，真真實實快承當。

示堂中眾禪者

大道不可言，不言道不顯。師僧遇丹霞，一撥而便轉。大道不可參，不參道不得。妙喜籠子韶，參破知物格。大道不可諍，不諍道不明。洛浦遇夾山，打中方服膺。大道不可顧，不顧道不悟。庵主却雲居，蹉過娘生袴。

示西堂禪者

參罷於中事若何，無風水處解生波。乾坤撥亂酬先德，提掇南無悉怛多。

示靈然禪者

欲與先宗把手行，直須荊棘裏翻身。更能跨上金毛背，始信全威不減增。

示黃元公茂才

丈夫氣宇乃如王，把住虛空做一場，倏爾天緣機頓發，通身大用自承當。

示元賢

一回透入一回深，佛祖從來不許人，直饒跨上金毛背，也教棒下自翻身。

示明心禪者

明心容易死心難，死得心時境自閑。斫却月中丹桂影，橫行撞倒祖師關。

示恬然禪人

金經爐鞴明真假，幾受鉗鎚愈見新。變化無方成器用，等閑拈出駭羣英。

示夜參僧

披衣終夜坐禪牀，靜聽虛空落苦霜。門隙朔風誠似箭，幾人到此肯承當。

董嚴勉眾

真實做工夫，聖凡情盡無，活中須要死，死後聽其甦。大似浮雲散，還如皎月孤，光輝周法界，坐斷古毗盧。

勉曇首座

秉誠萬里一條鐵，任巧難容其兩橛，調達魔王縱力排，只須付向鑪中雪。

勉袁太學

太丈夫，當勘破，人生如旅泊。暫借住一宵，天明依不可。畢竟向前行，因果未免墮。故家拋久不知歸，道路玲瑯都是錯。
大丈夫，宜自曉，有身終不了。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天堂地獄不相干，本自無身須趁蚤。

除夜示眾

刼數已遭荒歉日，過年饘粥莫嫌稀。鐵肝石骨無情漢，一飽端然忘百饑。

徹宗禪人請益

晝夜一架禪，身心總寂然。惟有虛明照，十方普現前。尚不見佛祖，說甚聖與僊。論何法與道，參其玄及禪。惟有空老子，與我大有緣。陪我行住坐，伴我共同眠。我知他去就，他識我根源。有時激惱我，摑一金剛圈。不是拈花示，爭知有別傳。一悟其宗要，翻然出葢纏。迥超今古外，何處不安然。

袞峯住山黃松溪居士請益

道人居世無同世，舉措行藏心迥異。辭親割愛隱荒丘，刀耕火種為活計。參禪學道少經師，拜佛逢人多一禮。不赴齋兮不募緣，不親豪兮不近貴。終日忙忙豈墮閑，晝夜惺惺那得睡。時常拶定一團圞，塞斷塵情僧俗路。非依佛聖非依己，不倚新條不倚故。初三十一絕商量，中九下七無回互。人于無事則心歡，我于無事猶生怖。湛湛解脫底深坑，脩行直要于斯悟。撥轉機關向上看，百尺竿頭重進步。踏著一箇死猫頭，從前所有皆分付。不唯孟浪得虛為，多是前生解看顧。佛佛祖祖若枯椿，法道宗乘成露布。閑言剩語落人間，不須更覓深深處。時寒請益訴衷情，非敢饒舌生人惡。

警昏沉

三界諸生死，五欲共一行；五欲中之最，惟獨睡魔王。神通猶亞佛，遍界不覆藏；然不在地上，亦不在天堂。來如風送霧，去似電飛光；一入人身體，靠壁而倒床。身命都不顧，管甚爹和娘；財寶俱不要，管甚田與庄。世間業已謝，夢裏造新殃；一隨善惡境，或

有良不良。肆殺盜婬妄，亂法紀綱常；利害言不盡，都緣失主張。丈夫宜早覺，覓箇安樂方；尋究到極則，總名常寂光。聖凡原不有，名相孰承當？三界成一夢，智者善隄防。本來無所有，祇要解參詳；瞥地還須囚，悟則罷思量。今古惺惺者，除非大覺皇；學佛參禪客，莫錯過時光。九年面壁坐，六載雪山藏；嘴邊生白醭，心裏若金剛。總祇為此事，千古姓名揚；打破魔王寨，捉賊要追贓。佛是乾屎橛，僧是老枯樁；法是瘡疣紙，禪是孟八郎。參方行至此，始是到家鄉；更須知有未後句，細看楊花逐夕陽。

師在峩峯坐禪有感

茫茫四海中，那箇心如鐵。不是鐵心腸，安能狂心歇。藥山見石頭，話頭作兩橛。不值馬大師，鐵牛脊斷絕。證此休歇場，祖佛路徑別。隨處住山林，仍須三條篾。堂堂大丈夫，各有出身穴。千聖不相傳，萬法何止輟。求其古迨今，難似頭陀哲。一笑佛海枯，至今猶未竭。欲使海枯時，直教心似鐵。

寄博山

嬾跨青龍角，何希耀月珠？非關不濟事，惟恐費工夫。

示黃子安茂才

曰：大丈夫決不糢糊，回光照破，元無兩箇，頓機上智，絕無思議。碎金剛圈，如結生冤，得沒巴鼻，始稱實詣。非敢饒舌，為是直捷，付與君子，當慎於此。

董巖夜坐偶成

夜來已入那伽定，一切法界純清淨。十方諸佛總皆然，天下衲僧同共證。不在地，不居天，不住虛空玄上玄。無量劫來只如此，亦非促也亦非延。此定本來無出入，證行般若波羅密。大方廣佛華嚴海，妙法蓮華從此出。三藏玄談元不二，百家諸子豈非一。只為當人一念殊，千變萬化不同途。透入此宗稱最上，於斯號曰做工夫。

示禪人

衲子行脚，迥異諸學。妙悟為期，大方廣覺。碎祖師關，踏毗盧閣。吞栗棘蓬，披百雜破。向無路行，從荊棘過。語不是言，默非是坐。事無分別，理非斟酌。透海穿雲，涓滴不著。山嶽齊來，無能湊泊。不見凡非，單驗聖過。報德護生，弗拘善惡。週遍法界，難以名邈。佛不柰何，說甚因果。地獄天堂，夢也不作。或喝或叱，縱橫開廓。不其常流，誰能捉摸。陰風識浪渾歸寂，上下遍融大圓覺。

示禪人

禪宗一路，直須親悟。悟後來時，大方獨步。言不干思，旨不涉注。佛魔現前，豈容分訴。如秉干將，逢者即死。似大火聚，近者難護。領在機前，非伶俐子。句後發明，安在其數。知有向上，信有此事。不涉言詮，直下獨露。無方便談，焉落義路。了斯非玄，亦無證處。掃踪絕跡，須主中主。

雜著

禪人請法語

大抵此道貴乎踐履真實，真實銘心，道自彰矣。設或其心不實，雖一日一次上堂，時刻不間，譚道祇資其談柄，於道終無有益。然所謂真實者，何也？在日用返照，自心清淨，不染一切不正之弊耳。蓋心如猿，意猶馬，非大覺照之鎖韁，盡其神機，誠難制伏。及乎千鞭萬拷，合其伏降，融歸一相，生滅跡絕，自然悟本妙明，虛徹靈通，即事即心，無有剩法，發言行事，皆合至公，方曰不欺心耳。至于不欺心之際，世出世法皆是佛法，生不生心總是佛心。故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而塵塵三昧；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而法法皆真。昔世尊掩室于摩竭，維摩示默於毗耶，純一全提，聖賢罔措。善財拾凡草為藥，亦能殺人活人；鳥窠吹布毛示人，至令徹困徹證。南嶽磨甎作鏡解，馬祖三十年禪關，四祖書佛為具開懶，融盡平生伎倆。百丈承一聲喝，直令三日耳聾；黃蘗用三頓棒，直使千機雷發。一言之下，拋萬劫之縻藤；不語之中，脫千生之業網。語言無味，如煮木札羹；應用有神，似炊鐵釘飯。非大根智，誠難吞吐，雖龍象種，難於測量。有分靈苗，穎異自得，不受規繩，護持末運。的究其源，總皆一真實妙悟中來矣。

禪人請法語

原夫真參實悟者，先須叩己發輝本有之靈明，後必遇人究徹向上之巴鼻。通有無之妙要，取舍兩空；透得失之玄機，榮辱一致。無著力處，了生死自由之去來；免用心思，洞真凡無閡之優劣。假饒德

山棒如雨點，背脊影也無干；臨濟喝似雷轟，耳朵弦猶不著。非為高慢，本分家風。人天百萬示曇花，單傳一笑；龍象幾千窮不二，獨許無言。以心印心，如鏡合鏡。示直捷之去就，無廉纖之安排。乘悲願，逆駕法海之舟航；據自由，打開祖庭之關棙。到此之際，結舌有分，名言屏息，可謂真參。

念佛法要

念佛人，要心淨，淨心念佛淨心聽。心即佛兮佛即心，成佛無非心淨定。念佛人，要殷勤，淨念相繼佛先成。佛身充滿於法界，一念無差最上乘。心念佛，絕狐疑，狐疑淨盡即菩提。念念不生無繫累，十方三界普光輝。念即佛，佛即念，萬法歸一生靈燄。靈燄光中發異苗，自然不落諸方便。念佛心，即淨土，淨心諸佛依中住。念佛心勝萬緣空，空心蚤上無生路。念佛人，要心正，正心一似玻璃鏡。十方明淨物難逃，萬象森羅心地印。念佛人，要真切，切心念佛狂心歇。歇却狂心佛現前，光輝一似澄潭月。波瀾浩蕩不相干，聖凡示現離生滅。念佛心，聽時節，時節到時心自悅。似遭網打破大散關，如失珠抒教黃河竭。見有是利不思議，非為饒舌為君說。念佛心，須猛究，直下念中追本有。非因念佛得成佛，佛性亘然常不朽。剔起眉毛須自看，瞥然親見忘前咎。念佛人，有因由，信心不與法為儔。參禪講解全不顧，直下心明始便休。露地牛耕翻大地，漫天網收攝貔貅。生擒活捉威天下，越祖超宗異路頭。普勸念佛參禪者，莫把家親當怨讐。

皮囊歌(寓河南公署作)

臭皮囊，不久長，人生切莫逞豪強。為王為宰為民卒，一旦無常夢一場。勘破了，罷思量，各循造化過時光。乾坤中有能仁旨，解使時人出苦殃。且問著，是何旨，畢竟要從何所取。智者深知是妙心，此心靈妙無堪比。不蓋天，不擎地，萬象森羅何足計。浩蕩虛玄古及今，誰云生死并來去。大丈夫，宜立志，不悟此心都不是。想起輪迴實可哀，切須入道當迴避。這避方，快自覓，一念無生都解釋。突出真常大涅槃，圓明寂照凝天地。雖然見得的明明，亦要遇人末後句。末後句，若何為，我佛拈花示眾時。人天百萬渾無措，迦葉微微笑逗機。三千七百今猶古，俱要通方向上歸。這般事，絕語言，到家全不涉因緣。空生枉在巖中坐，鶖子徒存日百篇。使不得，智與能，三藏玄談我未曾。一念如如無上道，九流三教豈能臻。論乎如，即有無。有非萬象諸幻有，無非虛無斷滅無。

會得有無之方便，窮年相伴古毗盧。超三界，出迷途，不用從前諸範模。解向異中提異類，隨流順逆自危孤。僧不著，俗何拘，盡世能為弗遇渠。壁立千尋難近傍，交馳捧喝是何如。言有骨，用無為，萬別千差自應時。不持不犯無拘束，殺佛焚經破網疑。大手段，方敢縱，不得別傳非釋種。破沙盆內入傳燈，大好山中醒世夢。醒悟後，似非曾，何殊萬死及千生。祇因不契無生理，所以生生起愛憎。愛憎盡，祇一靈，洞然明白是何人。這般極則言難會，笑殺南無觀世音。

七旬自慶文

恭惟老老大大，幻身屆於古稀；孜孜乾乾，深造基於志學。覩般若之甚深，肯心頓發；入無住之三昧，即色是空。覽宗乘之至極，決志研窮；得綿密之細推，是無即有。機緣將熟，廓值元來。天然透過大好山，如匙開鎖；倏爾沾嘗曹洞水，似酪涼心。登臨濟之堂，爭甘棒喝；躡雲門之室，曷領顧咦。入溈仰之門廳，千尺井中不涉；蹈法眼之方丈，二指掌內無干。僻隱種穀於峩峰寶方，近三十白；放曠持杖於湖海壽昌，餘二十秋。坐方丈而捉空花，多貽後進；登禪床而探水月，猶累先參。結制各處道場，提揭諸緣輻輳。掛諸方之唇齒，疑殺顢頇；走四海之足跟，開驗得失。古恆去就，除解笑者同參；奇異行藏，唯忘言者共住。終朝穿衣喫飯，淨裸裸以忍饑；恒時待客迎賓，絮叨叨而忘語。得如是不可思議，一任虎嘯龍吟；成一切無盡藏微，儘從象回獅吼。祖師命脉流通，聖賢巴鼻露現。別傳玄旨，應在斯時；虛空有窮，弘贊莫及。傾誠仰祝老和尚，住無量壽，普利人天；藏向上機，均膺緇素者也。
壽昌語錄卷四(終)

No. 1432-B 壽昌無明大師塔銘(有序)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亘古常然，非晝夜代謝之可明昧。惟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其不思議力，性自具足，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近代寥寥，匪曰無禪，直是無師。其果無邪？予於壽昌禪師見其人矣。謹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娩，因名經師。生而穎異不羣，形儀蒼古，若逸鶴凌空，天性澹然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師異之，居恒若無意於人間世者。年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向道志。年二十一，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不終卷，忻然若獲故物。即與士言其意，

士奇之。師繇是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聽之。時邑之蘊空忠禪師說法於廩山，遂往依之，即其本名曰慧經。執侍三載，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傅太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師不覺灑然，因述偈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為夙習般若熏發也。時年二十四。一日閱大藏，一覽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月，至若無聞見。時人以為愚癡，久之有省。於是切有參究志，遂辭廩山，欲隱遁。乃訪袁峯，見其林壑幽邃，即誅茆以居，誓不發明大事，決不下此山。居三年，人無知者。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罔措，疑情頓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因呈廩山，山印為法器。師生而孱弱，若不勝衣。及住山日，極力砥礪自堅，躬自耕作，鑿石開田，不憚勞苦，不事形骸。每聞空山境喧，乃曰：老僧不采無窮。遂居不閉戶，夜獨山行。嘗大雪封路，絕食數日，向未薙髮。人或勸之，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剃染授具。自此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如一日也。時邑之寶方，乃宋師寶禪師故剎也，請師重興，乃應命。先之廩山，掃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却來時道之句。時師年五十有一矣，當萬曆戊戌歲也。師住寶方日，益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雖形枯骨立，不厭其勞。故不數年，百堵維新，開山若干，其佛殿、三門、堂厨畢備，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漸集。時有僧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雲棲，復之中原，入少林，禮初祖墖，扣無言宗主，問西來單傳之旨。尋往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一時法門大老相與酬酢，無不推譽。頃之，入五臺，參瑞峯和尚。峰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曰：某甲於古德機緣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峯曰：請道。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又是箇甚麼？峰云：向道無多子，又是箇甚麼？師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峰云：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峰云：却是婆子勘破趙州。師便請頌，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遂相印契。峰返詰師，各以頌答，語載別錄。其趙州頌云：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機貴回互，妙叶洞上之旨，自是師心亦倦遊矣。乃返錫寶，方始開堂說法。時以博山來公為第一座，師資雅合，簧鼓此道，激揚宗旨，四方衲子日益。至戊申，邑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久頹，眾請師居之，遂應命。舊傳有讖，適

師與竺同鄉同姓，咸以師為竺再來云。師住壽昌，不扳外援，不發化主，隨緣任用，數年之間，所費萬計。其道場莊嚴煥然，叢林所宜，纖悉畢具，二十年來，千指圍繞。又別建庵院二十餘所，豈師以無作妙力而幻成者邪？惟師之生也，賦性直質，氣柔而志剛，心和而行峻，雖邊輻不脩，而容儀端肅，嚴霜煦日，不怒而威。衲子一見失其故，有接人單提宗門向上事，即遠近參請，如銀山鐵壁，未嘗輕意印可一人，以真參實究為要。故海內但聞其風，竝無一言的據，借為口實者，其慎密如此。然自奉甚薄，至有不堪其憂者，師澹如也。每遇病僧，必親調藥餌；遷化，則躬負薪茶毗。凡叢林鉅細，必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淨穢，必盡心力而為之。胸次浩然，耳目若無覩聞者，老當益壯。迨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躬率開田三剎，歲入可供三百眾，故生平佛法未離鑊頭邊也。四十餘年，曾無一息以便自安，丈室翛然，惟作具而已。雖臨廣眾，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物，方行等慈，隨機善誘，各得其宜，偈頌法語，川流雲湧，豈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圓照，無思而應者邪？苟有一念身心之相，則疲勞厭倦非一日矣。嘗謂自古傳燈諸老，雖各具無礙解脫，其不疲於萬行者，獨永明一人，然未及其麤。若師者，自非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發強精進之若此邪？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其語別載，因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故郡之徵君潛谷鄧公、祠部海若湯公閱師問答，深加歎賞，以為今日宗風再振，一時縉紳先生無不翕然歸仰，即諸方久參未決者，自遠而來，一見靡不泮然冰釋也。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語大眾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眾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誡語諄諄，末後云：此是老僧最後一著，分付大眾，切宜珍重。戊午元旦三日，示微恙，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眾環侍，欣若平昔。眾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為老病死慌。七日，以偈示博山，次第寫寶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護惜常住，猶如命根。老僧不惜身命，為安常住。十四日，寫書辭遠近道俗，且勉以叩己真參。十六日，眾請留全身，師命茶毗，自作舉火偈，令侍者徹宗唱偈舉火。次辰，取水漱口、洗面、拭身，囑曰：不必再浴，恐廢常住薪水也。誡眾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時萬曆戊午正月十有七日未時也。茶毗，火光五色，心燄如蓮花，其細瓣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金文五色。藏于本寺方丈，建窣堵波。當門一齒生時，長偃下唇，竟不壞，留博山。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法弟子，惟元來開法博山，其餘弟子若干人，守三山常住。有語錄二卷行於世。予嚮師風，丙辰避暑

匡山，有門人持師圓相真者，予展之，即知師為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為之贊，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語。相傳博山見之，以予為法門知師之深者，乃略述師之行狀，請予為塔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獅絃將絕響矣。今按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辯自在，不惟法眼圓明，一振頹網，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其精進忍力，又當求之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邪？觀其超然生死，實踐可知。因次序其行實，乃為之銘曰：

大道廓然，　如太虛空。　聖凡幻華，　影落其中。
即有求者，　竟不可得。　擬議思量，　掉棒打月。
瞿曇熱亂，　達磨忙來。　到頭落得，　一隻皮鞋。
建塗毒鼓，　全彰正令。　如有擊者，　喪身失命。
不用命者，　來時一擊。　三日耳聾，　晴空霹靂。
身心俱碎，　魔佛潛蹤。　摩尼光耀，　八面虛通。
惟我壽昌，　誤中其毒。　遍身毛孔，　三昧出沒。
化生死窟，　作光明聚。　日用頭頭，　無處不是。
提起钁頭，　似金剛劒。　煩惱稠林，　佛祖出現。
四十餘年，　墾土掘地，　瓦礫荊棘，　純七寶砌。
身心世界，　碎為微塵。　塵塵佛剎，　坐臥經行。
佛法禪道，　拈向一邊。　有來問者，　直指目前。
如大圓鏡，　五色齊至，　不出不入，　死生遊戲。
自墮此中，　未嘗住世，　即今便行，　亦未曾去。
不信但看，　草芥纖塵。　何有一物，　不是全身。
青天塔影，　松風長舌。　說法音聲，　常無間歇。

皇明萬曆四十八年歲次庚申 孟夏月朔旦
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撰

No. 1432-C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跋

歷參諸祖機緣，證此妙明覺性，大似千機布錦，各事後素，色色頭頭，撐天撐地，不離這個。正所謂即此用，離此用者是也。竊融生逢震旦，幻寄東流，破衲中關心此事，合參語錄，得力壽昌之旨，自將鴻寶家藏，未經一示道侶。頃念浮生景急，迅若電光，披沙見金，莫從師法。是昨虔至，瓣香尺楮，馳啟　黃檗隱元和尚，發祥東渡，開倡宗風，接引同志，紫氣瞻臨，將焉旦暮。掃關遙企間，適有　藤原朝臣諫早宮內少輔茂誠公快然鳥道居士者，亦來商略此道，因緣直指，用合機投。是融不秘家珍，手出斯帙，與勉目參心證。願公剏劂流廣，日東不絕，繩繩接引。噫！若居士者，大人現

相，風化相推，不難彈指。如我破瓠壞衲，一鍼半線，匪易告成。是望亟力，應渴同儔。

承應歲次甲午遯月朔日

住長崎興福禪寺後學性融逸然氏 敬題

No. 1432-D

吾宗有語句，別有可與一法，只此雲門湛然禪師之語錄，佩離文字印，能拂言句破諸見矣，誠人天眼目也。武城適有　藤原氏戶田五郎、右衛門尉直正公、幻化全身居士，浮舟於正徧智海，見雲門波瀾，云：奇哉，妙哉！能掀翻窠臼，脫盡廉纖，此是一顆神珠，豈可塵勞封鎖？即命工鏤梓，流廣日東而耳。

No. 1432-E 壽昌語錄序

達磨大師云：明　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從上諸先德通身不掛寸絲，良繇見處圓明，故行處自然勦截耳。或有眼而無足，或有足而無眼，偏枯之學，古德所呵，惡能擔荷佛祖大事乎？然初祖達磨大師記已有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豈緣會使然耶？我明自正、嘉以來，禪道中絕，先師乘悲願力應化閻浮，於是江西之宗旨始立。最初從廬山發悟，而末後印法於五臺，入室陞堂，全提正令，諸方尊之為壽昌古佛，故壽昌之名獨傳。先師悟道之後，住山三十年，戴笠披簑，與黃牛白牯同事。常示參徒曰：凡行處不孤硬者，必見處猶帶廉纖也。牽犁拽耙，法法全彰，豈待老僧再舉揚乎？會下飽參弟子鼻孔遼天，先師把住咽喉，不許轉身通氣，即上首來公、謐公、賢公等，猶以出世一著囑之。余見近代宗師草草傳授，末流之弊，師弟交譏，然後服先師手段之辣也。或曰：壽昌應西竺懸記而來，故作用與古人一體。不知為西竺易，為壽昌難。西竺當佛道熾昌之日，徧地皆旃檀林，龍象如雲，其扶豎法幢也殊易；壽昌當宗風寥絕之時，觸處荊棘，狐狸作祟，其建立宗旨也特難。乃參悟既與德山、臨濟同堂，而操履又與百丈、趙州共路，余所見諸方善知識，未有過壽昌者，其古佛再來耶？自壽昌單提向上一路，於是雲門、黃蘗、徑山、天童諸大老，嗣與皆聞壽昌之風而起者也。雖見地未敢輕議，而踐履終遜之，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吾師乎！吾師乎！

時

崇禎十年夏月既望

西江門人黃端伯稽首譔

No. 1432-F 題無明和尚真贊并引

久嚮和尚開法於壽昌，往來衲子傳者淆訛，要之皆望剎竿影者也。頃予自吳越弔紫栢、雲栖二大老還歸匡山，作逸老計。適頑石禪人自壽昌來，述和尚入室機緣，予合掌讚曰：向禪宗澹薄，今幸見和尚標格，為向上典刑。況今此道中興，後生晚進得有龜鑑，法門之幸端有賴焉。予愧久沉瘴海，忍苦不禁，禪道佛法束之高閣，安敢置身人前？喜得青山白雲伴此朽骨，自謂了此餘年，所慶法門有人，恨不及一見面。聊申拙贊，以述傾慕之懷。

久嚮無明名，未識無明面，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生涯在钁頭，說法如奔電，提張沒弦弓，慣用石鞏箭。只要射個人，應弦早奔竄，忽撞頑石頭，鏃羽一齊限。拋出鐵渾淪，見者絕思算，此是吾師老面皮，相看只許言前薦。若問當陽向上機，雲山滿目難分辯。

憨山老人清書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